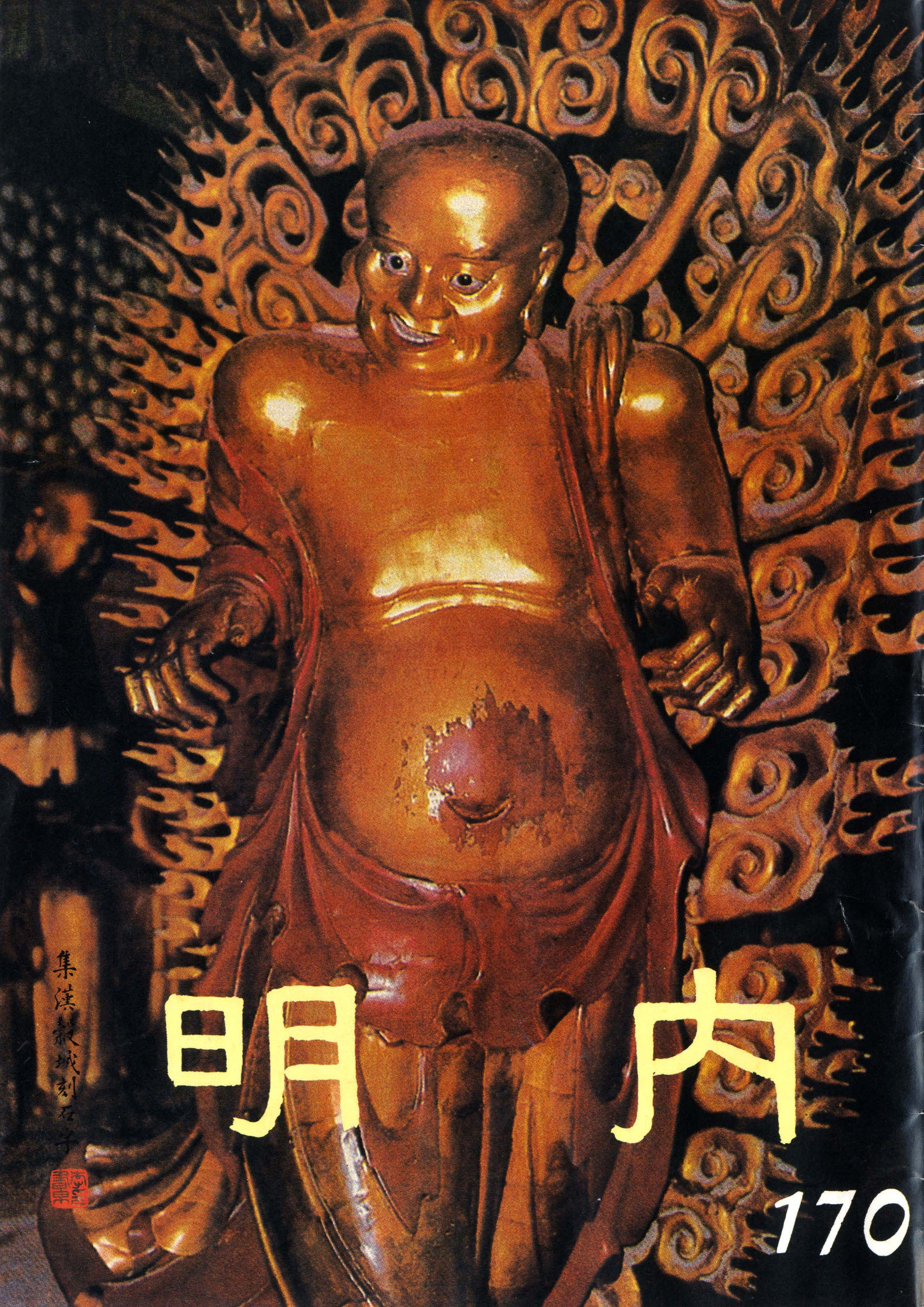




内月

集漢穀城刻石字



170



△碧雲寺之琉璃牌坊



從生命源起與

進化論試佛說起世經

早於公元一八二八年，德國生物學家恩奈斯·馮·拜爾（Ernest Von Baer）發表論文，報告他的發現：各種動物在胚胎早期，彼此都很相似。原始胚胎，無論是什麼動物，都有臂芽（Arm Bud）兩顆，極為相似，到了後期，有些胚胎的臂芽發育為臂膀，另一些發展為鰭或翅膀。

拜爾的論文可能啟發了其後輩英國生物學達爾文的靈感。達爾文（Charles Darwin）於一八五九年發表「進化論」，指出一切生物同源，各別進化以適應環境，他稱此種進化的作用為天然選擇。適者生存，不適者天然淘汰。

達爾文的「進化論」，今日已是舉世科學家接受的觀念，可是在一百多年前，達爾文說人類與猿猴是同源的分支。這話引起軒然大波。因為達爾文學說指出生物都是從原始的單細胞逐漸進化而來的，並非由上帝於七日造成。他否定了猶太教基督教的舊約創世紀的上帝造阿當與夏娃之說。教廷及教會因此對達爾文大

張伐撻，直到今天，仍在多方抨擊達爾文學說。在美國，一九二〇年代，教會反對學校講授進化論，極為激烈，曾經控告講授此學說的教師，引起學術界與教會的劇烈爭辯。餘波到了一九八三年，又再湧湧，教會再次大規模抨擊科學界，並發起全美的「反對進化論」示威運動。雙方激辯，至今未息。

「你承認你是猴子的子孫嗎？」這是教會方面的宣傳標語口號：「你寧願要猴子做祖宗而不要上帝嗎？」

基督教有護教之苦衷，值得同情。但是，從科學來看，達爾文的進化論並沒有錯誤。達爾文的進化論及天然選擇學說，並不是閉門造車。而是他在澳洲、美洲及各地實地研究生物多種所得到的結論。今日的生物學已經突飛猛晉，越來越新的生物學發現，越來越多對於進化論的證明及支持。

一八六零年，孟德爾（Rev. Mendel）修士研究豌豆的實驗發現「遺傳因基」（Genes）於細胞核內，作為決定遺傳特性與

馮馮

適應環境的因子。此一學說支持了達爾文學說。

一九五三年，美國生物學家詹斯·瓦遜（James Watson）及法蘭斯·克力克（Francis Crick）兩氏發現細胞核內染色體含有遺傳因基核酸 DNA，證實「它是決定遺傳因素及適應生存環境的進化原動力，達爾文學說獲得科學的充分證據。」

讓我們綜合達爾文及各科學家對於欲界生命起源及發展的研究心得，簡畧予以一一分析。

大約在四千五百個百萬年前，我們的地球，是一團烈火氣團，從太陽甩飛出來，受到太陽的吸力，仍然繞日而旋轉，逐漸冷卻，外表形成一層地殼，內心仍是烈火熱漿，現在地質學家們用「碳十四輻射檢查儀」所測得地球最古老的巖層的年齡是大約三千八百個百萬年，科學家稱一個百萬年為一個「米亞」（Mya 百萬年縮寫），認為地球的石巖層大約是三千八百個米亞前形成的（碳十四測量是今世科學公認最為可靠準確的測齡方法，因為碳十四元素的輻射穩定，有固定的速率。從物質內的碳十四消失情形來看，就可估出其年齡）。

地球內層的熔巖巖漿，分解出二氧化碳，氫氣，氨氣，水蒸氣等氣體，巖漿時常在地心內翻滾轉動，汹涌澎湃，乘隙而噴出地殼，是為火山爆發，火山噴出熔岩及大量的上述各種氣體，因受到地心吸力，這些氣體不能遠離地球，大部份仍然浮飄在地殼外面的上空，成為空氣，但其時仍無單獨存在的氧氣。氧氣仍然被禁錮在蒸汽內（水是一個氧與兩個氫的化合物）。地球表層也還沒有生物出現。

浮在地球外面的水蒸汽逐漸冷卻而凝聚成為雨點，被地心吸力吸墜，雨水漸漸注滿了地面低陷之處，積聚成江河海洋，雨水冲刷地層，分解的礦物質流入海洋中，密度越來越大，這些礦物質，有鎂，有鈉，有鈣……，以氯化鈉為多，形成了海中的鹽份苦鹹味道。海水浮在地殼上，好像一片蛋殼盛着的水。底下是地殼內層，地心內不斷噴出巖漿與氣體，很多火山在海底爆發。

內明 第一七〇期 目錄

特稿	從生命源起與進化論試佛說起世經……馮 馮……3
筆譚	肇論淺釋……單培根……13
特載	「大智度論」集粹之五十二——論聞持般若波羅蜜果報……智 銘……17
專稿	「極成」在因明宗支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常 弘……20
法鏡	木積喻經……23
佛教名勝介紹	北京雍和宮的「三絕」……蔡惠明……25
特載	宋版寒山詩集簡介……張培之……26
法海拾貝	玄奘大師與唯識宗……蔡惠明……29
筆譚	談究竟苦邊……智 銘……32
佛教文藝	永懺樓隨筆之七十九 從「免疫力失去症」的新發現推論 佛教為何戒邪淫……馮 馮……34
虛雲和尚（續）	……馮 馮……40
佛教消息	編輯室……45
畫頁	封面：香山碧雲寺彌勒佛立像 面裏：碧雲寺之琉璃牌坊 底裏：金剛座塔俯眺碧雲寺全景 封底：碧雲寺金剛座塔側面

天空上由於雲層中的正電與負電作用而發生閃電雷轟，又有宇宙線多種從宇宙各方射來，於是，在溫暖的海水中，發生了奇妙的化學變化，無機化學成份逐漸作用，成為有機化學成份！

起先，海中無機化學元素氮（阿摩尼亞）、碳等之間，因受宇宙輻射與閃電的閃擊而發生化學反應，化合成為一些有機化學成份，例如含碳甚多的氨基酸，一些酒精，一些簡單的碳水化合物等等。這種從無機化學轉為有機化學的作用，稱為「生物化學進化作用」（Bio-chemical revolution），這些簡單原始的有機化學物質，是初期欲界生命的基石。其時大約是在距今三千五百個「米亞」以前（三百五十億年前）。

最先出現的原始欲界生物，是只有一個細胞的，類如熟知的細菌，但是它簡單得連細胞核都沒有。它就只有一層薄膜，內含氨基酸與各種元素的原子。它的科學名稱為普濟卡里奧特單細胞原生生物（Prokaryotes），元素的游離原子是有併吞其他元素原子的傾向的，或會與其他合併的，單細胞生物比原子複雜，識力也較強，懂得吞吸海中的其他化學元素物質及半有機體，以維持自己的生命，也懂得自己分裂以繁殖增加，是為欲界的開始。

漸漸地，普洛卡里奧特單細胞生物，演變為運用吸收的陽光和其他海中元素，自己製造能源以利生存。大約在三千個米亞以前（三百億年前），自製食物的單細胞（Prokaryotes）出現了。它形成了細胞內的「光合作用」（Photosynthesis）利用陽光與一氧化碳（Carbon Dioxide）及水化合，製成簡單的糖，儲存於體內。早期的地球充滿了一氧化碳，單細胞生物體內的光合作用，吸收了一氧化碳的碳作為製造碳水化合物，而釋放氧氣出來，於是，空氣中出現了獨立游離的氧氣！

在那原生紀（Proterozoic）時代，這些原始的單細胞原生生物，進化演變，成為許多種形態。從地質學研究，在古老達一千二百個萬年（一百二十億年前）的巖石上，發現有這一類的原生生物單細胞的化石紀錄，被稱為優卡厚生細胞（Prokaryotes），它們已經發展了細胞核，發展了新的細胞分裂繁殖方法，那就是細胞

核內的染色體分裂為二，各自成為獨立小組，分裂於中央，成為兩個細胞，各須成為細胞核。這樣的細胞分裂方式，得到完全相同的兩個細胞，因為細胞核內的染色體中一裂分為二，完全相同，新細胞的特性遺傳，就是由染色體分裂而得，這樣一路不斷分裂下去，一代又一代。但是，在此階段的細胞分裂繁殖方式，仍是無性生殖，在此階段，亦未有動物植物之分。

從分析動植物的蛋白質（Protein又譯生質精）得知，單細胞原生生物，大約是在「原生紀」開始分別向動植物兩途發展進化。

大約在一千個百萬年前（一百億年前），單細胞原生生物從無性進化為有性生殖，由單細胞的獨自分裂成為兩個細胞的結合互相交換細胞核內的染色體，重新排列，然後分裂為新的後代，這種交換染色體的生殖方式，有優生的意義，有助於生存競爭及天然選擇，也是有性生殖之開始，逐漸發展而走向動植物兩途的分歧。

從地質學化石來觀察，已知最古老的多細胞植物化石，有七十五億年。即是說，大約七十五億年前，單細胞原生生物進化為複細胞原始植物，形成特別的植物雙層細胞膜及複合形態。可惜多細胞的原始動物（軟體動物）沒有留下什麼化石給科學發現作為物證。植物與動物的分途進化，不停進行於中生代（Paleozoic）及新生代（Cenozoic）。

地球大氣層中，已經積存大量自由的氧氣，植物越多，放出氧氣越多，有利於多細胞的動物。因為動物的細胞內新陳代謝（Metabolism）作用需要氧氣來幫助從碳水化合物食物排出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則是植物所需要作為光合作用吸收碳而排出氧，故此動植物彼此是互相相依的，大氣中氧氣的積聚，在頂層形成了臭氧層（Ozone layer），把宇宙輻射線吸收不少，減少了輻射對生物的細胞核內遺傳因基核酸DNA的傷害。有利於進化。

在「古生代」的寒武紀（Cambrian, Paleozoic 大約三百四十五個百萬年前），原始生物仍然居留於海洋之中，彼時的綠藻

(Green Algae) 出現。比最初的藍綠色小藻進步，綠藻可能是陸上植物的祖先。同時代，海中出現大批的軟體動物，也出現有殼節足動物 (Arthropods)，成為現代的蜘蛛，龍蝦，和蝦蟹的祖先，此時，在古生代當中最普遍多見的有殼節足動物是三葉蟲 (Trilobites)，牠們現在早已絕跡，但是留下很多化石於巖層上。

隨之又有了頭足動物 (Cephalopods) 的出現，最具代表性的古代烏賊 (尤魚)，那是在 Ordovician 紀進化的。然後，初期的脊椎動物進化形成 (Vertebrates)，最先出現的是有鱗甲而無鰓的魚類，體外的甲層有保護作用，可避免被其他生物獵殺的危險。

隨後的「志留紀」 (Silurian period) 時代的巖石層，留下很多早期陸上生物的化石，已有脈骨系統 (vascular plants) 的植物化石，顯示着它們內部已發展了運輸營養及水份的管系，連結於根部與莖葉之間，而且莖葉外表有蠟狀分泌物保持水份，此種早期陸上植物，仍居於沼澤地區及海陸接壤之處。

在海洋上，生物不停地進化，此時出現了有鰓的披甲盾狀魚類 (鰓魚 Placoderms)，它是從無鰓有甲魚類進化來的，它既吃草 (herbivorous)，也吃動物 (carnivorous)，開了吃肉的動物先河，它兩邊各有一鰓，可以向岸上進軍，成為海中動物侵入陸上之始。

在泥盤紀 (Devonian period 大約三百九十五個百萬年前)，海中進化形成了許多種魚類，最重要的大事就是出現了有骨骼的魚類，牠們體內形成堅硬的脊椎骨及全身骨骼系統，牠們的子孫開始進侵陸上，享用陸上沼澤茂盛的植物，然後又回到海中居住，這種早期的兩棲魚類，可以在陸上生活，也可在海中生活，牠們的鰭內有堅硬的骨，可供其在陸上爬行尋覓食物。從一個沼澤到另一個沼澤。有些兩棲魚類能適應沼澤水中含氧較少的止水環境，另一些兩棲魚類體內的氣泡 (鰾)，發展為肺，以便從水底

浮到水面外來呼吸氧氣，這種就是有名的「肺魚」 (Lunged Fish)，今日還可以在某些原始沼澤找到古代肺魚的子孫。中國大陸貴州的娃娃魚，與台灣中部的兩腳娃娃魚，同屬此類。

到了石灰紀 (Carboniferous period 大約是三百四十五個百萬年前)，氣候漸漸乾燥，植物從無種子化為有種子，出現了裸種 (Gymnosperms) 植物，即是不開花亦可結子的植物，例如針葉樹 (conifer) 一類的柏樹。同時，兩棲動物進化出現了爬蟲類 (Reptiles)，牠們身上長着堅硬的厚鱗甲，作為保護，又可保持體溫，牠們生下有殼的蛋。於是，可耐乾燥的裸體植物與不耐乾燥的爬蟲類動物，漸漸進化到可以完全脫離水中生活，並可在陸上繁殖。

在古生代二疊紀 (Permian period 距今約三百個百萬年前)，沼澤地區的原始巨大蕨族森林被裸子植物所取代。兩棲動物與昆蟲都非常興旺，爬蟲類動物進化演變成許多種類。從地質學家發掘得到的此一時代的巨大爬蟲類蛋化石可資證明。此一時代出現帆背龍 (Dimetrodon)，這是一種大蜥蜴 (lizard)，它是進化的一個重要分叉點，從它開始，有一支動物進化走向哺乳動物，距今大約兩百八十至兩百二十五個百萬年前。

然後，到了中生代 (Mesozoic)，此一時代為時大約一百六十萬年，地質學上分為三個紀，這時代爬蟲類最多佈滿全球，被稱為「爬蟲時代」。

在三疊紀 (Triassic period 距今約兩百二十五個百萬年前)，有些爬蟲類進化為能飛的原始鳥類，有翅膀，但仍是恐龍般的頭部與嘴牙。

此時，也有一些爬蟲類進化為哺乳類的動物。在三疊紀末期，另一些爬蟲類進化為巨大可怖的恐龍 (Dinosaurs)，一些成為鱷魚。在植物方面，松，杉，樅，等森林出現。裸子植物之中出現紅木 (Redwood) 森林，「恐龍時代」是此一時代的別名，恐龍縱橫全球。

進入侏羅紀 (Jurassic period) 約距今一百八十個百萬年之前)，過渡的哺乳類進化爲哺乳類動物 (Mammals)，體型甚小，有些類似今日的田鼠，牠們的化石在歐洲，亞洲，美洲均有被發現，在侏羅紀的五千萬年內，恐龍統治了海陸空。最小的有翼恐龍小如麻雀，大如蒼鷹，與始祖鳥並存。另外，在陸地上的恐龍，越來越巨大。在水中的爬蟲類以魚龍 (Ichthyosaurs) 與及豚龍 (Plesiosaurs) 爲最多。前者後來進化爲魚類，後者後來成爲今日的海豚及鯨族。此時的始祖鳥類已脫下鱗甲，長出羽毛，但是仍保留爬蟲類的骨骼與四肢尾巴及嘴牙，在植物方面，銀杏 (白果) 出現，與蕨類同樣普遍。

在侏羅紀的哺乳類動物有好幾種，被稱爲新生代哺乳類動物 (Mesozoic mammals)，牠們以植物爲主食，以昆蟲爲副食，彼時爲數不多。

石灰紀 (Cretaceous period) 距今約一百三十五個百萬年前開始至六千五百萬年前止) 來臨，在此七千萬年之中，太平洋海洋地殼擠向北美洲西岸，促成巖石山脈的隆起 (俗譯爲洛磯山脈 Rockies)，在南邊，太平洋地殼撞向南美洲，促成安地斯山脈上升 (Andes)。此一時代當中，恐龍橫行全世界，巨大的食肉的暴龍 (Tyrannosaurus) 高達六公尺 (二十英尺左右) 頭骨巨達一公尺長，又有劍龍、駝龍等多種，又有巨龜，巨蛇，又有飛龍 (Pterodon) 等等。此時哺乳類動物仍然體型很小並未控制陸地，哺乳類開始進化爲兩支：一支爲有袋哺乳動物 (Marsupials) 地，由於牠們體內沒有胎盤，故此必須在體外生出一個育兒袋來盛載其早產胚胎。今日的澳洲袋鼠等即是此類動物的後代。另一支進化爲有胎盤的胎生哺乳動物。從發掘的此一時期化石來看，此兩支派動物差別甚少，唯一最顯著的區別是牙齒不同。

在石灰紀當中，植物進化到出現有花結子的包子植物 (Angiosperms)，種子不再裸露，今日的植物有百份之九十六以上均是包子植物的後代。包子植物開花結菓，其花蜜吸引鳥類及其他動物，由動物昆蟲爲之傳播花粉及種子，不必像裸子植物之

雌粉靠風力傳播。同時，包子植物的花菓種子提供豐富的營養給鳥類及哺乳動物，刺激了牠們的繁殖。

到了石灰紀末期，恐龍類已經由盛而衰泯滅殆盡，海中的鸚鵡螺 (Nautilus) 亦於此時絕跡，兩者均只留下化石遺跡，供現代地質學家發現作爲證據。

恐龍類絕跡之後，減少生存威脅，有利於哺乳類的繁殖發展。甚至於在恐龍類滅絕未完之時，哺乳類已開始進化數種靈長類 (Primates)，初期的靈長類動物體型不大，腦子亦小。

進入新生代 (Cenozoic)，距今六千五百萬年前開始，至距今五百五十萬年止)，哺乳類動物蓬勃繁殖，有些留在陸上，有些回到海中，有些向空中發展，於是出現古代巨象、猛犸，古代巨鯨，古代角獸，飛行蝙蝠，飛狐……及吃肉的哺乳動物，此時進入「哺乳動物時代」，靈長目的發展進化尤其特殊迅速。

新生代分爲五個時期：石灰紀 (Paleocene)，始新紀 (Eocene)，漸新紀 (Oligocene)，新統紀 (Miocene)，及鮮新紀 (Pliocene) 等。

地質學家發掘得到的最古的靈長目化石，是在北美洲洛磯山脈的白堊紀 (Cretaceous epoch) 巖層，和美國西岸的鮮新紀地層中，證明彼時已有地居靈長目，牠們體型仍不大，以昆蟲及植物爲食，寒武紀出現的靈長目動物，有些在樹上生活，以花菓昆蟲爲食。

從始新紀 (約五千三百五十萬年前開始) 巖層化石所見的靈長目動物，是樹居的，已進化發展了手及腳，亦有可運用自如的大姆指，及大腳趾，以利抓物攀樹，爪指進化爲指甲，底下有肉墊，更利於抓樹枝及食物，下肢較前肢爲長，以便跳躍，兩眼眼眶已生長在前面並列，發展了立體視覺及深度判斷，便於在樹上跳躍。

到了漸新紀 (約三千七百五十萬年前開始)，靈長目的嘴筒已進化爲較短，眼眶骨完全長合，此時的靈長目較少倚靠嗅覺，

較多運用視覺。

到了新統紀（約二千二百五十萬年前開始），地球氣候因轉軸與傾斜角漸趨穩定而開始形成四季氣候，到處出現大草原。在非洲出土的化石，證明在此時期已有猿類（*Dryopithecines*，及 *Ramapithecines*）兩種。牠們的化石，散見於歐亞非三大洲。這些原始猿類，牙齒相似近代猿類，但是四肢仍然像猴類。

到了鮮新紀（大約五百萬年前開始），靈長目有一支進化爲原始猿人（*hominids*），其他的各支進化爲猿或猴，原始人猿可以兩足站立行走（*bipedal*），但是腦子仍很小，體型也很像猿或猩猩。在非洲出土的化石，證明這種原始猿人的存在，牠們已會運用樹枝作爲獵具，在大草原上獵取動物爲食。兩足站立行走，及互相分食獵物，是其漸漸進化爲人類的特徵，也有些已經會用石器。

進入近生紀（*Eocene* 距今約五百五十萬年前開始），原始猿人已進化爲原始人類，會用石頭製造刀斧等工具，開始游牧生活，漸漸會種植植物及飼養牲畜作爲糧食，農耕生活大約在十萬年前已開始。人類已形成，一直在不斷進化之中，逐步進化到成爲現代的人類，文明及文化則大約在五、六萬年前開始。

不過，各處的人類進化的進度參差不一，有些快，有些慢。一般認爲這一世代的人類文明從一萬年前開始。實際上這就是亞洲及歐洲與中東民族而言。相信另有些民族更早發展文明，不過已經泯滅，而另一些民族則進化較慢，到現在仍然停留在新石器時代生活方式，例如巴西阿瑪森河流域森林內的一些土著，澳洲的山地一些土人，菲律賓賓島森林內前幾年發現的石器民族。

上面說過，現代人類是從靈長目的一支進化來的，猿猴也是從靈長目的另一支進化而成的，這兩支十分接近，有共同的祖先——早期的哺乳類靈長目動物。所以，只可說人類與猿猴類由同一祖先分別進化而成，並不能說人類就是猿猴的子孫。人類與猴子是堂兄弟那倒是沒錯的。

荷蘭人類考古學家李奇博士（*Dr. Leakey*）夫婦在非洲坦桑尼亞腹部發掘獲得原始人猿的頭骨及牙齒，經碳十四鑒定，大約爲二百五十多萬年前的人猿。經生物學家研究，其頭骨與牙床都已接近人類，腦子份量也比猿猴爲大，這是進化論的人類進化紀錄證據之一，比一九二零年在北京近郊周口店發現的北京人頭骨還早了一百萬年，爪哇發現的人猿頭骨也有一百萬年歷史，這些都是人類進化的歷史證物。

從這許多舉世科學界公認的科學事實發現來看猶太教基督教的舊約創世紀，就會知道這本猶太民族捏造的創世說完全站不住腳。創世紀說：「上帝照他們的形象造人」。

舊約創世紀說：「起初上帝創造天地，是虛空混沌的，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上帝稱光爲晝，稱暗爲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這一段就已經完全不符新科學發現的事實了。怎麼會先有水，後有光？又後有暗？又光是晝，暗是夜？完全不合宇宙情形！（請參看拙文字宙源起分析，內明前期）

舊約創世紀又說：

「上帝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就將水分爲上下，上帝造出空氣……這是第二日。」

「上帝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使旱地露出……上帝稱旱地爲陸，稱水聚處爲海。上帝說：要地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核……這是第三日。」

先有水，後有空氣？先有海，後有陸地？先有顯花結果的植物菜蔬？這些全都不符合科學發現的事實！

「上帝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於是上帝造了兩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衆星，把這些光擺列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管理晝夜……這是第四日。」

先造好了地球海陸和生命，才造天上的太陽和月亮和群星？擺列在天空？一個人形的上帝怎樣擺列無限大的星雲系統？合理嗎？這分明都是以色列遊牧民族無智識的豐富想象力產生的神話而已！

「上帝說，水要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上和天空之中，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又造出飛鳥……這是第五日。」

先造成陸上的植物，後造水中生物？這跟科學家發現的化石次序完全相反！

「上帝說，地要生出活物來……造出野獸，牲畜，昆蟲，各從其類……上帝說，我們要照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爬的一切昆蟲。上帝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說：看哪！我將遍地一切結種子的菜蔬，一切樹木結有核的菓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地上的走獸，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這是第六日。」

上帝既是照祂的形象造人，反證之，就是先有人形的「上帝」了。天地萬物都在六日之內便做齊了，上帝在第七日歇工安息。既要安息的上帝，顯然是肉體的「人」，並不是萬物的靈，否則，為何要休息？萬能的上帝會疲倦的嗎？

「……地還沒有草木，田間菜蔬還沒有長起來，因為耶和華上帝還沒有降雨在地上。也沒有人耕地。」

此段與前段自相矛盾，前面說了有水，又說造了草木花菓，此處忽然又說沒有，又說還沒有降雨，自相矛盾之至！與地球的發展事實不符！

「但有霧氣從地面上騰，滋潤遍地，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

當。」

創世紀前段說，上帝在第六日照祂的形象造了人：「按照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上帝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顯然，上帝是複數的一群「人」了，而且也早做成了男人與女人，叫「他們」管理萬物了，但是，到了「第七日」才又造成人類的始祖亞當！前後兩段，矛盾漏洞百出！第六日造的男女他們到哪裏去了呢？那先造成的男女人類不算數嗎？

「耶和華上帝吩咐他說：園中各樣菓子你都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菓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如果上帝是公義的，為什麼不許亞當吃分別善惡的菓子？為什麼不教亞當分別善惡？這合理嗎？可見猶太民族神權統治者目的是要使人愚昧無明無知，以便統治！和佛教剛剛相反！佛教首重教人分辨善惡，「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增一阿含經第一卷），並且教人發展智慧。

「耶和華上帝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上帝使他沉睡……於是取出他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就用那人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他到那人跟前……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這一段越法荒誕不經，完全不符科學發展的事實。生物甚至在低等生物時代都已分了陰陽雌雄，怎麼人類的始祖反倒只有男人亞當而無女人？還得用亞當肋骨來造一個夏娃？上帝分明叫他夫妻二人連合為一體。但是後來，蛇誘惑了夏娃與亞當吃了禁菓，上帝就震怒了，上帝說：「那人已與我們相似，能知善惡，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菓子吃就永遠活着。」上帝就把他們趕出伊甸園，上帝又咒詛亞當與夏娃：「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從此人類就因犯了原罪而變為必死的了。

舊約的這些猶太以色列民族的初民的神話，就是編也編得不

好。前後矛盾，漏洞百出，研究過科學，就知道創世紀完全只是神話，毫無事實根據，全不合理！

基督教的教義以博愛施與為基礎，這是很好的，可惜仍採用舊約的創世紀，成為白璧之瑕！基督教的利他主義，可能源出於佛教的大悲，「施予比受的人更有福」可能源出於佛教的施捨濟度。「信得永生」「天國在你心中」等等，都可能源出於佛教的淨土法門（見拙作「神秘失踪的十八年」，內明第一二三期）。古天竺阿育王晚年大興佛教派遣佛教僧侶遠赴巴比倫、埃及、波斯、土耳其、東非洲、馬達加斯加、希臘、阿拉伯、北非洲……等地弘揚佛教，可能種下了佛教種子，而啟發了日後的基督教教義。可是基督教是佛教影響與猶太教傳統兩者的混合物。現代的教庭禁止教徒擅閱舊約，顯然是因為舊約內矛盾太多，難圓其說。本來，基督教的教義精華盡在新約，亦實無必要硬拉舊約作為基礎，舊約唯一可供用途只是「十誡」及預言彌賽亞而已。

我們用科學事實又一次反證的猶太教創世紀的荒謬，就更可以發現，佛教對於宇宙與世界的源起說是遠為合乎科學的了（關於宇宙起源，請參閱拙文「宇宙源起」，內明前期，此處不贅。）在本文內，已經提出了綜合的科學發現的事實，不妨也看看佛經對於生命起源的講法。

佛說起世經（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第八卷，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三章。

「佛語象比丘：於三界中，有三十八種衆生種類，何等名為三十八種？諸比丘，欲界中有十二種，色界中有二十二種，無色界中復有四種。

諸比丘！何者云欲界十二種類？

謂：地獄，畜生，餓鬼，人，阿修羅，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魔身天。此名十二。

何者云色界二十二種？

謂：梵身天，梵輔天，梵衆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淨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廣天，少廣天，無量廣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惱天，善見天，善現天，阿迦膩吒天等，此名二十二天。

無色界中，有四種者。謂空無邊際天，識無邊天，無所有天，非想非非想天。此名四種……」

佛陀開示的三界各「天」，就是宇宙中的各度空間（Dimensions）。欲界三十三天等，與色界二十二天等，有些是物質的宇宙——有些是星雲光漩系統，有些是星球，有些是其他物質宇宙的世界或空間，無色界四天等，是無形的非物質宇宙的世界。事實上，都不只此數，佛陀只是擇要而舉例言之，又說「……乃知吹沫，造遍淨宮七寶雜色，顯現出生……是名世間壞已轉成……轉成已住……如此次第皆以風吹。」

佛語所說大風吹沫造成世間，此與當前頂尖宇宙太空物理學家發現超級宇宙爆炸後射出泡沫「大泡泡」學說相同。（請參閱拙文「宇宙源起」，內明前期）

起世經卷九，最勝品第十二之一：

「佛說：世界轉已，如是成時，諸衆生等多得生於光音天上，是諸衆生生彼天時，身心歡喜，喜悅為食，自然光明，又有神通，乘空而行，得最勝色，年壽長遠，安樂而住。……爾時世間轉壞已成，空無有物，諸梵宮中，未有衆生，光音天上，福業盡者，乃復下生梵宮殿中，不從胎生，忽然化出。」

起世經卷七，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二：

「佛語：諸比丘，一切諸天有十種別法，何第為十？

諸比丘，一、諸天行時，來去無邊。二、諸天行時，來去無礙。三、諸天行時，無有遲疾。四、諸天行時，足無踪跡。五、諸天身力，無患疲勞。六、諸天之身，有形無影。七、一切諸天無大小便。八、一切諸天，無有洩液。九、諸天之身，清淨微妙

，無皮肉筋脉脂血髓骨，十、諸天之身，欲現長短青黃赤白大小麤細，隨意悉能，並皆美妙。端嚴殊絕，令人愛樂，一切天身，有此十種不可思議。

「諸比丘，又諸天身……身有光明，及有神力，騰空飛逝……」

「……閻浮提人，壽命百年中有夭逝，……閻羅王世諸衆生等，壽七萬二千歲，亦有中天，諸龍及金翅鳥等，壽命一劫。亦有中天。……他化自在天，壽萬六千歲，魔身天，壽三萬二千歲，梵身天，壽命一劫，光憶念天，壽命二劫，遍淨諸天，壽命四劫，廣果諸天，壽命八劫，無想諸天，壽十六劫，不羴諸天，壽命十劫，無惱諸天，壽二千劫，善見諸天，壽三千劫，善現諸天，壽四千劫，色究竟天，壽五千劫，空虛處天，壽十劫，識處天，壽二萬一千劫，無所有處天，壽四萬二千劫，非想非非想天，壽，八萬四千劫……」

「……何等衆生，以識爲食。所謂地獄衆生，及無邊識處天等，此諸衆生，皆用識持以爲其食……」

起世因本經（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譯）卷一，閻浮洲品第一章：

「……佛語諸比丘：此三千大千世界，一時轉合，一時轉合已而還復散，一時轉散已而復還合，一時轉合已而安住，如是，世界周匝轉燒，名爲敗壞，周匝轉合，名爲成就。周匝轉住，名爲安立……」

「……此等盡名諸天住處……衆生所住，如是衆生，若來若去，若生若滅，邊際所極……」

起世經卷九，世住品第十一章：

「佛語諸比丘……時彼衆生得住虛空諸仙諸天梵道中，得住

中已離喜快樂……時彼處一切衆生皆共得禪道，成就已證，證已思惟，思惟已往，身壞命終生遍淨天，如是下從地獄閻摩羅世四天王天，及至梵世光音諸天，自此已下一切衆生，一切處，一切有，皆悉斷盡，是名世轉……」

佛說的起世經等諸經，對於宇宙源起及生命源起都有詳細的解說，佛說的宇宙成住壞空循環，完全符合當今最新宇宙學及物理學的發現。佛說的諸天，是多重多元的空間及多元的宇宙世界，其中有物質宇宙，也有非物質宇宙，佛說的諸天衆生，有些是有色有形有體的，有些有色無形，有些有形無色，有些無體，這些是非物質的生命，非物質的生命是一些能，不是有形相的，當代頂尖太空物理學家與生物學家，正在努力向宇宙找尋有形與無形的生命，美國太空署耗資數十億美元，在波多黎哥國的三座山丘之間，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宇宙探測無線電望遠站，目的就是企圖與宇宙中的各種有形無形的生命聯絡。美國太空船「航行者」現已越過了土星而飛向太空深處，永不再歸來，它攜帶有錄音金唱片，播放人類的音樂與訊號，希望讓宇宙中的其他「天人」或生命收聽到。這些都說明了新科學是認爲宇宙中仍有很多種有形或無形的生命存在的，只是彼此未能溝通聯絡而已。

佛說的諸天衆生，那些身有光明，騰空飛逝，壽命又長達幾萬年乃至幾萬劫不一，而且來去無邊無礙，毫無踪跡，有形無影，無肉體，這已經說得很明白，都是些非物質的無形體的生命，這些「天人」——現代語稱爲「天外天」——他們以「識」爲食，故有智慧，他們以「能」爲體，故此來去自如。佛說他們身有光明，分明就是一種光能形體。佛說彼時世界從壞空初轉爲成，空無有物，諸梵天宮中（各宇宙），未有衆生。於「光音天」上的衆生，顯然是另一個宇宙的光音天，上面有衆生，福業已盡者，顯然是其光能漸漸消滅——佛說過他們會有滅盡的，他們就飛射到另一個宇宙或世界去「轉生」繼續生命，他們是放射能，不是

肉體，故此不從胎生，而是忽然化出「衆生從無始生死來」（阿含經三十四）。

稍後之時，我們的地球形成，大地凝固，佛陀把地層凝成地殼及地心仍是熱漿，形容了出來，請看：起世經卷九最勝品第十二之一：

「佛語諸比丘……復於後時，此大地上出生地肥，周遍凝住……如有人熱煎乳汁，其上便有薄膜停住，亦如水膜，停住水上……如是如是。」

「諸比丘，復於後時，此大地上，所生地肥，凝然停住，漸如乳酪，成就生酥，有如是等形色相貌，其味甘美，猶如上蜜，爾時衆生……沾取地味，食之不已，其身自然漸漸惡，皮膚蠱厚，顏色濁暗，形貌改異，無復光明，亦更不能飛騰虛空，神通滅沒……」

這一段佛說得很明白，「天外」飛射到地球，從非物質的能量，與地球的物質結合，從此變為物質化的生命，這一段暗合現代科學發現宇宙輻射能射來引起海水中的碳、氮等元素化合而產生氨基酸的有機生命體。天外來的能量被吸收了，變為物質，當然就失去光明，也不能再飛了，現代科學已證明了能量是會被特質吸引的。

佛說的地球生命起源，顯然比較猶太民族的創世紀合理得多，最少佛說較為接近科學的發現，固然，文字上並非與今世科學的完全相似，但其內涵。在我看來，是與今世科學接近的。文字經過翻譯及潤飾，未必就是原形，意義大致上仍不會錯。

從佛說起世經來看，能量形態的非物質天外生命「天人」，早於我們地球初凝成時，就已飛來與地球的物質元素結合。這也是符合科學發現的。科學發現，從地球剛凝固開始，就一直有許多種宇宙輻射能量，從各方射來，初期未有雲及空氣來吸收它，

後來至今，有了空氣大氣層吸收了不少，可是仍有輻射能射來的，有些是已知的宇宙輻射能，例如甘瑪綫、紫外綫、紅內綫、阿法綫，有許多是仍未知是什麼的輻射能，能量形態的「天人」仍然不斷飛來的。

地球上生命有物質與非物質的兩部份，是兩者結合而成的。單憑元素的化學作用，產生的肉體（物質）生命是不完全的，元素在肉體內發生的電及磁，只可說是能源不能說就是「自性」或「智慧」的本身。肉體的物質以上，還有一種非物質的「識」能，與肉體結合，互相為用。佛菩薩有法身，化身，報身。一般的生命也有父母身（肉體）與中陰身（識能或靈魂）。天人飛來託生，是識能的來託生寄形於物質，並非肉體從外太空飛來投生。佛說光音天人，已說得很明白，是「光」與「音」能量形態的智慧生命「天人」，光與音當然是可以來去無礙的。

同經末段又云：「……（佛語）諸比丘：爾時日天勝大宮殿，從東方出，繞須彌山半騰而行，於西方沒已，還從東方出……」

須彌山有很多，每一須彌山是一個星雲漩系的巨大中心，如果接受我此說，來看佛經的宇宙現象，就會較容易明白。像這一段佛說分明是指的太陽繞銀河系中心而旋轉，地球繞日而行，故此見到日出於東，沒於西。

大樓炭經卷六，天地成品，第十三：

「佛告比丘：天地破壞，更始成之後，人皆在第十五阿衛貨羅天上，其天上人，以好喜作食，各自在光明神足，其壽甚久，……彼天人福德薄祿，命欲盡者，從阿衛貨羅天上，來下遊此間地……取地味而食之，人食是地味之後，身即蠱堅……亡失光明，神足不能飛行上天……」

此段意與起世經同，顯然是指地球形成早期時代，「天人」來到地球變為物質化生命。

網四圍牢來汛客。番景番分，燭景燭聯，關景關留，觀景觀瀾。

最非非，皆由一蹶。驚心動魄，最可憐。忍痛，民當受。

曾肇嘗重講學

然則神莊同財，豈非一理。舊腐幽懸，亦非靈劑之祖盡。

不真空論

此篇論空，講空的道理。空之一字，原來是對物質講的，是物質的反面，無物質是空。所以單獨說一個空字，人們思想上引起的印象，是空間的空，是眼見不到形色。不單眼見無形色，耳鼻舌身也感覺不到有聲香味觸覺等。空字廣泛的用，無事、無心，任何一切無，都可名之爲空。此篇的空字，是廣泛用的。空字的意義：沒有東西，沒有內容，是空，不切實際，虛僞無實，也是空。此篇論空，是要辨明，所謂空的意義，是虛僞無實，故題名不眞空論。

夫至虛無生者，蓋是般若玄鑒之妙趣，有物之宗極者也。

虛是無實，即是空。至虛，就其體而言其空。無生，就其相用而言其空。首標至虛無生四字，多方面指出其空。舉出以下欲辨明的，即是指此。這至虛無生，不是一般智慧所能明的，而乃要用迴出尋常的般若智慧，深深地鑒照，方才能妙入其趣。這至虛無生，是宇宙萬有徹底的道理呢！

自非聖明特達，何能契神於有無之間哉！

主悲心無畏，出育其孩，故可以勇心轉安。故是出育能會

單培根

般若非常人所有。惟聖人高明，其智慧有獨到的能力，用心在無之間分辨，能夠深深契合，冥會無間。

是以至人通神心於無窮，窮所不能滯，極耳目於視聽，聲色所不能制者。豈不以其即萬物之自虛，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

至人，人類中能力最强的，也就是聖人的異名詞。人們的智慧常常被事物的表面現象所蒙蔽而想不通。隨着人類知識的進步，世間事物的真相，也逐步地在揭開。然而哲學上的根本問題，到現在還在本體論上唯心唯物糾纏不已。至人的心，非常銳利，觀察事物，直透其底，不停留在其表面所呈現的而受其蒙蔽。同樣的接觸事物，耳聽目視，極紛紜萬象聲色的變化，不隨境而轉，被聲色所繫縛而作其奴隸。這是爲什麼？因爲聖人已看透任何事物的本性，都無有其自體。那裏還可能被虛僞幻象所迷惑而神明受累呢。

是以聖人乘真心而理順，則無滯而不通。

心是知事物的。心力有強弱，弱的難以知事物。若心有歪曲的成見，如鏡以照物，鏡面不平，則所照不真。有歪曲成見的心，亦

不知事物的真相。無歪曲成見之心，是爲真心。運用真心以知事物，能順事物之理而知。順事物之理而知，如破石劈木，順木石之紋理而劈破之，是不會碰到阻滯而不通的。

審一氣以觀化，故所遇而順適。

中國古代有氣化之說，認爲一氣爲萬物之所本，萬物皆一氣之所變化。僧肇之時，尚無現今物理學等科學知識。然推求萬物同歸一元，此古今所同的心理。僧肇即採用當時通行的學說，說審知一氣之本，以觀變化的萬物，是何往而不相順，到處適合的。

無滯而不通故，能混雜致淳。

無滯不通，故於雜亂浮華之中，洞見其淳樸的實質。

所遇而順適故，則觸物而一。

所遇而順適，以其不論碰到什麼，都知其本元是一。

如此則萬象雖殊，而不能自異。

這樣，萬物的形象，雖然各有各不同的，他也不能不同。

不能自異故，知象非真象。

爲什麼他不能自異，因他的真相已被人知，不是這樣不同的。種種不同的形象，不是他的真象。

象非真象故，則雖象而非象。

他所現的種種不同形象，既非真象，則此象非象。

然則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潛微幽隱，殆非羣情之所盡。

僧肇着重點是一，故說：這樣說來，物啊！我啊！其根是同，是非非，皆由一氣。講到這一是什麼，一是怎樣。僧肇用潛微幽隱四個字來形容。潛是潛伏，微是微細，幽是幽暗，隱是隱藏。恐怕不是一般人們的見解所能完全徹底知道的吧！

故頃爾談論，至於虛宗，每有不同。

近來談論之中，講到空宗他地方，常常有不同的說法，各是其是

，各非其非。對於同一的事物，各拘不同的見解，是其所謂是，非其所謂非，尙有什麼可以同呢！

故衆論競作，而性莫同焉。

各各發揮其見解，競相造論立說，而尋究其實，終是不同，不能統一起來。後人歸納當時研究般若的學說，有六家七宗之不同。一、本無宗。二、本無異宗。三、即色宗。四、識含宗。五、幻化宗。六、心無宗。七、緣會宗。

何則？

有那些不同的說法呢？他們的不足之處，或錯誤之處，是甚麼呢？

心無者，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

僧肇舉重要的三宗，各加以評論。先舉心無宗來說。心無宗的，認爲執萬物爲實有，是病在於心，只要心不去想他，息念忘慮，就是了。他們要求無心於萬物。大概他們是着重用禪定工夫的人，以禪定爲唯一要着。一心入定，靜心息念，無思無慮，外忘世界，內忘身心，大地粉碎，虛空消沉。且不說在社會上終日與事物接觸的人，是不能無心於萬物的。入定的人出定了，身心世界依然在，怎樣無心於萬物呢？萬物未嘗因爲他無心而爲無啊！

此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

主張心無的，也有其好處，他可以使心神安靜。但是他沒有領會到萬物之所以爲空。

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雖色而非色也。

第二舉即色宗。他們即色明空。色是因緣所生，不是自己成爲色。我們所見之色，不能即認爲是色。然他們的說法，是在我們所見色的背後，有作爲色的東西，是色的本性。

夫言色者，但當色即色，豈待色而後爲色哉！此直語色不自色，未領色之非色也。

僧肇的批評說：我們所說的色，即是指當前所見的色。即此當前

所見的是色，那還需要另外有作爲色的本體的東西來使之成爲我們所見的色。你現在只說色不自色，不過說所見之色不是色自體，並不否認有使色成爲色的自體。你沒有領會，色之非色，不是所見之色非色，而是色無自體，沒有作爲色自體的東西。

本無者，情尚於無多，觸言以實無。故非有有即無，非無無即無。

第三舉本無宗。同是說本無，有不同的說法，六家七宗中，有二宗都說本無，有看到般若經中大談本無，他們沒有好好地用理智作深刻的領會，而是太感情用事，對於無，作信仰上的崇拜，什麼都是無，將無待如上賓，動不動都是無，聽說非有嗎，即無此有。聽說非無嗎，即無此無，任你說什麼，他總是無！無！

尋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無非真無耳，何必非有無此有，非無無彼無。此直好無之談，豈謂順通事實，即物之情哉！

我們尋佛菩薩說教立言的本旨。其說非有，意謂非真有。說非無，意謂非真無。那里是說非有是無此有。說非無又是無彼無！你這樣的講無，簡直是吃飽了飯沒事做，歡喜講無的閒談戲論而已，那裏是爲了要明白事理，實事求是，順從道理，以通達事物的真實情況呢！

僧肇所處的時代，盛行玄學，玄學家好尚清談，幾個高級知識份子口齒伶俐的人，聚在一起，高談玄妙以爲樂。他們看到佛教中般若學和玄學相似，也拿來作清談的資料，佛教徒也借玄學以弘揚佛法，這都是必然的趨勢。然玄學與般若，終究是似是而不同。有高識的，捨其原來所精通的玄學而歸依佛教，如慧遠之流即是。僧肇也是此中佼佼者，他初以老莊爲心要，嘗讀老子，歎曰：美則美矣，然期神冥無累之方，猶未盡善也。他感到玄學於實用不夠。後讀維摩，乃言知所歸矣。他對於般若和玄學是深深地辨析分別其不同的。他運用時代的語言知識來說明般若，正是人家所難以達到的本領。他於當時流行的各家般若學說，提出重要的三家來評判。此三家之說，當時玄學盛行，是極容易產生的，

尤其是本無，原來是玄學，而用以翻譯佛說，更容易令人認爲二者完全是一。僧肇批判之，極爲切要。然此三家之說，善用之，亦何嘗不可以通入般若。僧肇之書，千載之下，令人讀之，猶覺其味無窮。而偏偏有人見僧肇書多玄學語，以僧肇爲同於玄學而大肆批判，真可歎亦復可憐。

夫以物物於物，則所物而可物，以物物非物，故雖物而非物。

他們種種說法，都不夠正確，那麼、怎樣講呢？講是不容易的。我們在物的上面，加之以物這個名稱。被你所加之物，是可名之爲物了。但你也可以將物這個名稱，加在非物的上面。這樣，你雖名他爲物，這非物不會因爲你名之爲物而成爲物的。

是以物不即名而就實，名不即物而履真。

從以上的道理，可知道物不會有了名增加其真實性。名也不會加在物上名也真的同於物一樣了。

然則真諦獨靜於名教之外，豈曰文言之能辯哉！

所以真實的道理，他靜篤篤的獨自存在，不受種種立名設教所影響，還有什麼文字語言可以用來辯明呢？

然不能杜默，聊復厝言以擬之，試論之曰：

真理豈不是不可說了嗎？然而不說吧，又怎能使人明白，人與人之間的意義傳達，完全是依靠語言文字的啊！爲了要使人們能明真理，我不能摒絕語言，沉默不說。現在姑且尋找些適當的話，盡可能地比擬一下。就這樣試來說說。

以上是序。序是敘述緣由。以下是正文。

摩訶衍論云：諸法亦非有相，亦非無相。中論云：諸法不有不無者，第一真諦也。

先引教爲證，以示言出有據。摩訶衍譯爲大乘。在大乘論中都說：一切法，亦非有相，亦非無相。說話是有程度不同的，有角度不同的。諸佛說法，常依二諦。一者俗諦，二者真諦。俗諦即世

俗諦，真諦即勝義諦。世俗諦是諸佛隨順世俗之知見而說，勝義諦是諸佛獨見之勝義。以其爲殊勝之義，故名勝義。佛有獨見之勝義，又何需世俗諦？此如吾人至異鄉他國，入其國，必需同其語，同其俗。佛出人間，必需隨順世俗之世俗諦，乃能與人類共處，爲人類說法。佛以世俗諦說勝義諦。我人亦依佛說世俗諦而通達勝義諦。此諸法非有非無之談，是依勝義諦而說，故引中論說，諸法不有不無者，第一真諦也。真諦是勝義，故稱第一。亦可勝義亦有重重，此是最高勝義，故稱第一。勝義諦與世俗諦，看其語似違反，其實不違反，如每天日出日落，是世間共許的真實道理，假如有人說，太陽停在空中不動了。任何人都知道是錯誤的。但是，科學家亦自有其真諦，勝義諦，他說是地球繞日而行，地球在動。這與世俗常識所知相違反。然這是真理，和常識並不違反。非但不違反，而且正以地球繞日，人處地球上，所以見到日出日落。諸佛所證的勝義諦，也是如此，和世俗諦其言相反，其實相成。可以說：若無勝義諦，亦無世俗諦。而衆生只知世俗，不知勝義，甚至聞佛說勝義而驚怖。故佛名之曰愚人，說爲可憐憫者。

尋夫不有不無者，豈謂滌除萬物，杜塞視聽，寂寥虛豁，然後爲真諦者乎？

有亦非，無亦非，所謂空，難道是將萬物洗掃淨。或者是閉着眼睛，塞住耳朵，無聲無臭，一片空空洞洞，才算是真諦嗎？

誠以卽物順通，故物莫之逆。卽僞卽真，故性莫之易。

天文學家之以太陽爲中心，地球繞着它轉動之說，不是要人們看見太陽住在中心，覺得地球在繞轉着他動。而是卽人們的地球不動日出日落的生活，找到這地球繞太陽轉的真相的。找到地球繞日的真相，人們還是處在地球不動日出日落的日常生活感覺中。不過人們可以根據地球繞日的原理，推測出許多方法，創造出許多條件，爲人類免除災難，爲人類增進幸福。佛亦如是。卽萬物之世俗諦而發現勝義諦，用勝義諦以消除人類的錯誤知見，順着勝義諦以解除人類的病苦，創造光明自由永恒的幸福。勝義諦

是在卽物上領會的，不是在關物上取得的，真的能夠卽物而順其理以通之，物亦不會對你抗拒。象非真象，象是僞象。我今所尋的真諦，亦卽此僞象識取其真，並沒有將此僞的性質改變了。

性莫之易故，雖無而有。物莫之逆故，雖有而無。

不易僞性而卽真，故真諦雖無而有，俗諦之僞仍在。物不能抗拒其卽真，故俗諦雖有而無，以其性是空。

雖有而無，所謂非有。雖無而有，所謂非無。

歸結到非有非無。所謂非有，因其雖有而無。所謂非無，因其雖無而有。

如此則非無物也，物非真物。物非真物，故於何而可物。

現在可以明白了，既如上說，可知不是無物，而是一切諸物，都非真物。物既不是真物。那裏有可以作爲物的物！論名不真空，到這裏說明了。

故經云：色之性空，非色敗空。

佛教所謂空，是說物之本性空，實體空，非無所見的僞象。所以不是要並此所見的僞相也敗壞不存在了才算是空。引經說爲證。佛經中的色字，相當於今之所謂物質。

以明夫聖人之於物也，卽萬物之自虛，豈待宰割以求通哉！

上所引經文，卽說明大聖人佛對於物之說其空。是卽就萬物的自己空，故說其空。不是對萬物宰割去以通於空。

是以寢疾有不真之談，超日有卽虛之稱。然則三藏殊文，統之者一也。

經論中有時說不真，有時說卽虛，如維摩詰經中，維摩詰臥病有不真之談。又如超日明三昧經中，有卽虛之稱。不單如此，經律論三藏中不同的文言很多，其旨趣統歸於一。故得其旨者，雖千變萬化其說，不爲其所惑亂。

以上正文第一段，以真諦明非有非無之空。

（未完）



「大智度論」集粹之五十二

論聞持般若波羅蜜果報

智銘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深般若波羅蜜，不驚、不怖、不畏，聞已受持、親近，如說習行，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如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何以故？是般若波羅蜜甚深，若先世不久行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終不能信解深般若波羅蜜。」

佛告釋提桓因：「禮般若波羅蜜，是禮一切智，何以故？諸佛一切智，皆從般若波羅蜜生，一切智即是般若波羅蜜。以是故，善男子、善女人欲住一切智，當住般若波羅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生道種智，當習行般若波羅蜜。欲斷一切諸結及習，當習行般若波羅蜜。善男子、善女人欲轉法輪，當習行般若波羅蜜。……欲教衆生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欲總攝比丘僧，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善男子、善女人，雖未入菩薩位，能信受深般若波羅蜜、不驚、不怖，如說行，是人大福德智慧信力故，當知如阿鞞跋致無異。此中佛自說因緣：般若波羅蜜甚深，無相可取、可信、可受，若能信受，是爲希有。是菩薩未得道，於般若波羅蜜無所依止，而能修福德，捨五欲，是事希有，是中說因緣：是人先世信受，久行六波羅蜜，大集諸福德。

佛告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行色甚深，爲行般若波羅蜜；不行受、想、行、識，乃至不行十八不共甚深，爲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色甚深相爲非色，受、想、行、識乃至十八不共法甚深相，爲非十八不共法；如是不行，爲行般若波羅蜜。」

舍利弗白佛言：「是般若波羅蜜甚深，甚深相難見難解，不可思量，不應在新發意菩薩前說，何以故？新發意菩薩，聞是甚

深般若波羅蜜，或當驚、怖，心生疑悔，不信不行。是深般若波羅蜜，當在阿鞞跋菩薩摩訶薩前說。是菩薩聞是甚深般若波羅蜜，不驚、不怖，心不疑悔，則能信行。若在新發意菩薩前，說是深般若波羅蜜，或當驚、怖，毀訾不信，若新發意菩薩，毀訾不信，種三惡道業，是業因緣故，久久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若菩薩不住色等，是習行般若波羅蜜者，是菩薩見色無常、苦等過罪，故不住色。若不住色，即是能習行般若波羅蜜。凡夫人見色著色故，起顛倒煩惱，失是般若波羅蜜道，以是故，不住者能習行般若波羅蜜。

是六波羅蜜，皆是善行法，以是故說，不住六度等，言各習其行，象、界、入，為習行般若波羅蜜。此中說不住因緣，所謂不得色等法住處，不得色等法習處。佛以此事難解，故更說因緣：不習色者，是菩薩見色過，故不住色中。不住色故不習。習色名取色相，若常、若無常等。

菩薩常行善法，正語、正業等積習純厚，故名習色。今菩薩欲行般若故，散壞是色不習。所以者何？過去色已隨滅；未來色未有故，不可習，現在色生時即滅故不住；若住一念尚無習，何況念念滅？是故此中說不習色因緣，三世色不可得。乃至十八不共法亦如是。若能如是觀諸法，散壞不取相，是名能習色等、習色等諸法實相。

菩薩摩訶薩，若行色等甚深者，則為失般若波羅蜜；若不行色甚深，是為得般若波羅蜜。凡夫鈍根，故言甚深，若有一心福德利根者，為非甚深。色等法甚深相為非色，何以故？怖畏心沒疑悔故，以色為甚深，色相則無深。

不應於新發意菩薩前，說是般若波羅蜜，新學菩薩聞是深智慧，則心沒，心沒故生疑悔、怖畏：若受一切空法，我云何當墮斷滅中？若不受者，佛所說法，何可不受？是故怖畏生疑悔。若心定，則生惡邪毀訾，毀訾果報，種三惡道因緣，久久難得無上

道。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安隱多衆生，令無量衆生得樂，憐愍、安樂，饒益諸天人故。是諸菩薩行菩薩道時，以四事攝無量百千衆生，所謂布施、愛語、利益、同事；亦以十善道成就衆生。……自行大慈大悲，亦教他人令行大慈大悲，自得一切種智，亦教他人令得一切種智；自離一切結及習，亦教他人令離一切結及習；自轉法輪，亦教他人轉法輪。」

諸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安隱多衆生者，一切衆生中，無量無邊阿僧祇，除佛無能計知者。從佛得利益者不可數知。安隱者，衆生著常者教無常，著樂者教苦，著實者教空，著我者教無我，如是等名安隱。凡夫人聞是，當時雖不喜樂，久久滅諸煩惱，得安隱樂。菩薩求般若波羅蜜未得成就時，以今世、後世樂利益衆生。若得般若波羅蜜，已滅諸煩惱，亦以世間樂、出世間樂，利益衆生，若得無上道時，但以出世間樂利益衆生。以財施、法施攝取衆生，隨其所愛法為說。如是等以善法利益衆生。用事者，菩薩教化衆生，令行善法，同其所行；菩薩善心，衆生惡心；能化其惡，令同己善。故菩薩以四事攝衆生，菩薩自行十善道，亦以教人。自行六波羅蜜，亦以教他，乃至自轉法輪，亦教他轉法輪。

佛言：「若菩薩摩訶薩不分別色，不分別色相，不分別色性，不分別受、想、行、識，不分別識相，不分別識性。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眼界乃至意識界，亦如是。不分別欲界、色界、無色界，不分別三界相、性。不分別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空；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佛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不分十八不共法相、性；不分別道種智相、性；不分別一切種智，不分別一切種智相，不分別一切種智性。何以故？色不可思議，受、想、行、識不可思議，乃至一切種智不可思議。如是，是名菩薩摩訶薩久行六波羅蜜，種善根，多親近供養諸佛，與善知識相隨。」

若菩薩不見色等增減，如是名具足。是菩薩雖得十地，坐道場，爾時修般若波羅蜜具足，如夢、如幻，不增不減，以畢竟空故，若觀諸法空，衆生空、法空，如是則具足修般若波羅蜜。

若菩薩久行六波羅蜜，久種善根，久供養親近諸佛，久與善知識相隨。是因緣故，信心牢固，能信受般若波羅蜜。若菩薩了知般若波羅蜜相，不分別一切法，所謂不分別色，四大若四大造色；不分別色相者，不分別色是可見，聲是可聞；是色若好若醜，若短若長，若常若無常，若苦若樂等。不分別色性者，不見色常法，所謂地堅性等。色實性，名法性，畢竟空故；是菩薩不分別法性，法性不壞相故。乃至一切種智亦如是。

般若波羅蜜是珍寶，能滿一切衆生願，所謂今世樂、涅槃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樂。

佛言：「十方既在無量無邊阿僧祇諸佛皆識，皆以佛眼見是善男子、善女人，書深般若波羅蜜乃至修行時。是中求菩薩道善男子、善女人，若書是深般若波羅蜜，受持、讀誦、正憶念，如說修行，當知是人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久。是人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信解相，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深般若波羅蜜，華香、瓔珞乃至幡蓋供養。諸佛皆識，皆以佛眼見是善男子、善女人。是善男子、善女人，供養功德，當得大利益，大果報。終不墮惡道中，終不遠離諸佛。」

若有書持乃至修行，皆是諸佛所護，書持等善男子、善女人，十方現在諸佛，皆以佛眼見知。佛及十方諸佛守護，不令阻壞。佛大悲相，愛徹骨髓，是菩薩能發無上道心，能供養般若波羅蜜，供養故得大果報，是菩薩一心信解，供養般若波羅蜜，亦如是愛念諸佛故，常行念佛三昧，故終不離佛。常深愛念善法故，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離六波羅蜜等。得如是今世、後世大果報。

（上接第24頁「木積喻經」）

受其信施床榻、臥具，甚樂。世尊！世尊告曰：我爲汝說，不令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上梵行者，寧令力士，以鐵銅床，洞燃俱熾，強逼使人坐臥其上；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從刹利、梵志、工師，受其信施床榻臥具，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意云何？若有力士，以大鐵銅釜，洞燃俱熾，撮舉人已，倒著釜中；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房舍，泥治聖灑，窗戶牢密，爐火溫暖。何者爲樂？時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大鐵銅釜，洞燃俱熾，撮舉人已，倒著釜中，甚苦。世尊！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房舍，泥治聖灑，戶窗牢密，爐火溫暖，甚樂。世尊！世尊告曰：我爲汝說，不令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上梵行者，寧令力士，以大鐵銅釜，洞燃俱熾，撮舉人已，倒著釜中；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房舍，泥治聖灑，窗戶牢密，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說此法時，六十比丘，漏盡結解。六十比丘，捨戒還家。所以者何？世尊教誡，甚深甚難；學道亦復甚深甚難，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極成」在因明宗支上所具有的重要性

常弘

前言

「極成」的確立與否，在因明的思辯中，是一項十分重要的課題。往往因為「極成」的正確掌握，可以給予敵方一個致命的一擊，贏得一場漂亮的悟他論辯；另外，正確地把握住「極成」的意義，有時候雖然立敵雙方都不再談下去，至少這點也可以避免一些無謂的紛爭，而省下一點氣力；否則，「極成」之成立與否，都不能真正弄個明白，其結果一辯論起來，不是弄得啞巴吃黃蓮，再不然就是弄得灰頭土臉不歡而散。

我們都知道，因明宗中的前後兩個宗依，都是必須要極成的，這是因明對於宗依的規定。因此商羯羅主在他的《因明入正理論》一書中，一開頭的第二句話就說到：「此中宗者，謂：極成有法，極成能別，差別性故，隨自樂為所成立性，是名為宗。」可見極成之確立，對於宗的能否成立，確實關係重大。

極成是什麼呢？在窺基《因明大疏》中的解釋是這樣的。「極者至也，成者就也。至極成就故名極成。」簡單一點來說，極成即是立敵共同許可的意思。共同許可，在因明的術語稱之為共許，所以宗依極成的意思，就是說當我們與別人討論時，宗中所用的前陳後陳必須是立敵共許的。然後這兩個極成的宗依才可以串聯起來，構成一個宗體，以說明前陳能有後陳所說的屬性，同時前陳為後陳所差別的理由，也應歸入後陳所說的種類之中，這樣方纔引起立敵的論爭。

至於宗依為什麼要極成呢？這個理由很簡單，因為假使宗依有一個不極成，不為敵者所許，敵者必先駁宗依，於是論爭的焦點便會離開本題，移到宗依上去，也許愈扯愈遠，論辯就沒有完了。

極成的意義，仔細分析起來，可以有四種，現在就一一分別加以說明：

（一）自性極成

據陳大齊先生所著《印度理則學》一書中所解釋，所謂自性極成，就是每一事物，按照文字，言語所顯示的意義講，「立敵是共許的」，便是自性極成。所以自性極成通前陳後陳，前陳有法，須自性極成，後陳能別，也須自性極成。

自性極成若再深入探討，他還含有二種意義，一是真極，二是共許。真極者，就是真正有此事物。因明稱實際上不存在的事物為無體。所以真極即是有體，不是無體。共許者，立敵共同許可此事物的存在，共同許可其為實有。因此，真極有體又是立敵共許的，方得稱為自性極成。真極和共許，依理而論，應當是並行而且合一的，然而，天下事並非全都與理論相合，往往明明是真極有體的，却不為立敵所共許；亦有立敵共許的，而事實上却又不是真極有體。例如我們說「水從橋下過」，這原本是大人都很清楚的一樁事，但是，當禪者說，「橋流水不流」的時候，一般人就只有傻呆了。因此，禪者從禪定中得到的智慧，對現

象世界的體認，是另一種風光，不是常人所能想像得到的。當他勸別人參禪，以求得同樣的智慧和認識的時候，那些自作聰明的人，還會說他胡說八道呢！這就是真極而不共許。又如：E.T.本是科幻小說上虛構人物，但是好此道而不察者，相信他是實有，現在假定有兩個同好爭論「E.T.右手食指會發光」，所以其他的手指也會發光的問題，而對於「E.T.」的是否真實存在與否，却毫不置疑，這就是典型的共許而不真極。

嚴格的來說，真極而不共許，或共許而不真極，應當都不得稱為極成。但是因明往往並不如此嚴格，因為因明立量的目的在於悟他（敵者），所以側重立敵所持的觀點，並不重視第三者所認為的真理。就立敵兩者的立場而言，我們所共許的一定是我們所自信為實有的，若不自信為實有，我們也一定不會共許。所以不管在道理上此一命題是否能夠成立，只要敵我許其為實有的，便是自性極成。

總之，極成所指涉的就是有體，不是無體。但是有體、無體之外，還可以有一種體，那就是敵我兩方對其有無都不能加以肯定，說他是沒有嗎？從許多方面看來，好像是有的；說他是有嗎？可是又沒有真憑實據。所以還不敢斷定他一定有或沒有。這種處於懷疑狀態的體，我們稱為疑體。根據上面所說，極成是決定有體，所以疑體就不算是極成。

（二）境界極成

所謂境界極成，△印度理則學▽一書中，解釋為「關於概念範圍立敵所見互相一致的意思。」我們知道概念都各有一定的範圍。所謂範圍者，即是可以冠用此名以稱呼的事物的總和，比方我們說出家人，事實上出家人是包括了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等，所以概念中的出家人就有四種之多。這點我們若用文法上的用語來說明，那就是指名詞或專有名詞，他內在的含義，就屬範圍之意。在第一節中我們討論自性極成，那是指共許之事物為實有而言，而現在所談的境界極成，是指共許之概念範圍有同等大小的意思。

境界極成，對於辯論時也是關係重大，假使立敵不極成，議論曖昧，不容易判別是非，若極成之後反倒不需要再辯論了。概念範圍在常理而言，應該是有一定，但是由於立敵的智識不同，主張就有不同，所許的範圍或許不會相等，於是就造成境界的不極成了。至於這些不極成之所以發生，他的原因當然很多，而其中最主要的關係之一，是來自自性的不極成。比方有人立宗云，植物中亦有肉食類的，那些從來沒有見過豬籠草食動物的人，一定不會相信有此事實，而會加以反駁。因為豬籠草並非到處可見，因此一時要找證據還真困難，所以這一部份的自性不極成，遂釀成境界不極成了。

另外，亦有立敵之爭論，不在事物之有無，而在專有名詞適用之不同而已。譬如我們說中國，一般人就會很快地想到，那是中華民國的簡稱，但是一位佛教徒他可能認為「中國」，是指在印度佛法倡盛的地方而言，由於所詮釋的對象完全不同，論辯往往就會離題萬丈了。因明為了避免論點移到別處，又為了防止不必要的論諍，於是要求所用的概念必須境界極成。所以我們辯論的時候，必須先加審察，關於事物的有無，是否彼此全部共許，關於名稱的適用，是否立敵完全相同。倘若發現，其中有一部份是立敵所不共許其為實有的，那末應當把不共許其為實有的部份抽出來，縮小範圍，使得境界得以極成。同樣的，如果發現名稱的適用範圍並不一致，也應該變更範圍，令其極成。

（三）差別極成

差別者，陳大齊先生說：「心中所欲顯示的義理，故意不於言語上明白說出來，却借一個與有關係的別的名稱，把自己意中所許的隱隱寄托其上，避免敵人的覺察，以期暗渡陳倉。」也就是表面上言之所陳與心內的意之所許不盡符合。

若要說明差別不極成，須先說明二種差別。一種是立者所樂為意許的，另一種是立者所不樂為意許的。現在先說第一種，比方有位佛學院的學生怕考試，想避免考試，所以他對法師說：「法師是慈悲的，不要考我吧！」我們知道，一般人將慈悲分為二

種，一種是透過智慧的慈悲，那是生增上緣的慈悲，另有一種是不透過智慧的慈悲，也就是生可能有流弊的慈悲。這個學生希望法師慈悲不考試，所以他的心中所想的慈悲是第二種的慈悲。當然法師都是慈悲的，這句話師生都能同意，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法師心中的慈悲與這位學生心中的慈悲顯然是不一樣的。這就是所謂的言陳上是極成了，但是立者意中所樂許的依然還是不極成。言陳極成，意許不極成，所以叫做差別不極成。也可以說，自性極成掩蔽着另一自性不極成，這便是差別不極成。

其次再說第二類的二種差別，比方我們中國在東漢的末年，也就是西元一九六年八月，當時的袁州牧曹操，率兵赴洛陽，遷漢獻帝於「許」，也就是今天河南許昌縣，從此在中國有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史實。當然歷史已經很明白的告訴我們，曹操之所以要這樣做，只不過是想借漢獻帝為工具，而達成他的政治目的。因此就立者所不樂為意許的，是漢獻帝真正握有皇帝的實權，這對立者曹操而言，當然不是他遷都的目的。換句話說，又是言陳極成之中隱藏着意許不極成，因此而造成差別不極成，這與前類是相同的。所以綜合起來，我們可以說：二種差別，立者或許其二，或僅許其一，總之，立者所樂許的必是敵者所不許的。因此所謂差別不極成的意思，就是在論辯的言陳中，只隱藏着立者所同意的論點，也就是自性極成內隱藏着自性不極成。差別極成是差別不極成的反面，所以差別極成就是差別不極成的反面，也就是說差別極成就是自性極成內不另藏着自性不極成，言陳意許都是立敵共許的。

（四）依轉極成

這裏所談的極成，與前三種極成，情形有點不同。前三種極成是單就一個概念說的，也就是當我們立宗的時候，前後兩個宗依，立敵雙方都應共許，千萬不可言之無物，不知所云，而現在要談的極成，是就兩個概念間的關係上說的。也就是當我們由後陳——義，回顧前陳——體的時候，因明稱之為依，也稱之為轉。假使立敵雙方共許其義可以依體或於其體上轉，便是依轉極

成，假使不共許，便是依轉不極成。在我們佛教中就有一個十分有名的例子，那就是瞎子摸象的故事，瞎子們都承認有「象」這種動物，這就稱為共許，但是有的瞎子認為「象」是柱子，有的瞎子認為象是繩子，也有的瞎子認為象是扇子，當然我們都知道，瞎子所說的沒有一個是對的，這點若從因明學的角度來檢討的話，就是從後陳（義）——柱子、繩子、扇子，來向前陳（體）——象，回顧的結果，我們發現沒有一項是可以向體上轉的，因此我們稱之為依轉不極成。

在本文的一開始，我談到宗依必須極成，那是專就前面三種極成而談的，與第四種極成無關。因為宗依極成，對立敵雙方都承認有這麼回事就可以，並不是就兩者間的關係上說的。事實上若談到前、後陳兩者間的關係，不但不須要依轉極成，而且還要求絕對依轉極成，否則就沒有悟他論辯的必要了。

最後，我還想要交待的，所謂宗依各須極成，那只是就共比量的立場方為有效，至於自比量或他比量，極成當然是好，不極成也沒有什麼關係，祇要立者自許，或敵者他許也就罷了，不必立敵共許。不過要注意的是，凡不共許不極成的，為了要與共許極成有所分別起見，必須使用簡別語，假使不加簡別語，別人會就共比量的立場，而以宗依不極成為爭論之對象了。簡別語有二種：

（一）立者許敵者不許的，用「自許」二字來簡別，成就用一個「我」字，

（二）立者不許敵者許的，用「汝執」二字來簡別，或就用一個「汝」字。

總之，在自悟悟他的因明論辯中，能夠正確又善巧地掌握到極成在論辯中的實際意義，那麼這場論辯必然是一個好的開始，否則對於極成意義的認定過度草率，那麼其結果，可能是「出師未捷身先死」了。因此，我特別以「極成在因明宗支上所具有的重要性」為題，做為我第一次因明學的讀書心得報告。

生地獄中。若愚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其信施，按摩身體支節手足；彼愚癡人，因此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意云何？若有力士，以瑩磨利刀截斷其髀；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禮拜，恭敬將迎，何者爲樂？時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瑩磨利刀截斷其髀，甚苦。世尊！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禮拜、恭敬將迎，甚樂。世尊！世尊告曰：我爲汝說，不令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上梵行者，寧令力士以瑩磨利刀截斷其髀；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禮拜、恭敬將迎，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意云何？若有力士，以鐵銅鏃，洞燃俱熾，纏絡其身；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衣服，何者爲樂？時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鐵銅鏃，洞燃俱熾，纏絡其身，甚苦。世尊！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衣服，甚樂。世尊！世尊告曰：我爲汝說，不令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上梵行者，寧令力士以鐵銅鏃，洞燃俱熾，纏絡其身；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

受信施衣服，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意云何？若有力士，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便以鐵丸，洞燃俱熾，著其口中，彼熱鐵丸燒脣，燒脣已燒舌，燒舌已燒斷，燒斷已燒咽，燒咽已燒心，燒心已燒腸胃，燒腸胃已下過；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食無量衆味。何者爲樂？時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便以鐵丸，洞燃俱熾，著其口中，彼熱鐵丸燒脣，燒脣已燒舌，燒舌已燒斷，燒斷已燒咽，燒咽已燒心，燒心已燒腸胃，燒腸胃已下過；甚苦。世尊！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食無量衆味，甚樂。世尊！世尊告曰：我爲汝說，不令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上梵行者，寧令力士，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便以鐵丸，洞燃俱熾，著其口中，彼熱鐵丸燒脣，燒脣已燒舌，燒舌已燒斷，燒斷已燒咽，燒咽已燒心，燒心已燒腸胃，燒腸胃已下過；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食無量衆味，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意云何？若有力士，以鐵銅床，洞燃俱熾，強逼使人坐臥其上；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其信施床榻、臥具。何者爲樂？時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鐵銅床，洞燃俱熾，強逼使人坐臥其上，甚苦。世尊！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下轉第19頁）



北京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雍和宮，在城東北角安定門內，建於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年），原為清世宗胤禛登基前的府邸，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改名雍和宮，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改為藏式佛寺。主要建築有影壁、牌坊、山門、天王殿、雍和宮、法輪殿、萬福閣（又名萬佛樓）和綏成殿。兩側有配殿，（其中以數學、講經、藥師、密字四學殿，最為著名。）樓、閣、亭、臺等，佈局嚴謹，巍然壯觀。雍和宮的「三絕」，即雄偉莊嚴的萬達拉佛，洞穴重疊的五百羅漢山和金絲楠木的木彫佛龕，彫塑技藝精湛，巧奪天工，更引人注目。

北京雍和宮的「三絕」

蔡惠明

倚立的萬達拉佛（彌勒佛）像，安放在萬福閣內，是用整株檀香木雕刻而成，大佛高達二十六米（地面十八米，有八米埋入地下）寬八米，是北京城內最大的佛像，在全國也是屈指可數。據記載，當時大佛是由西藏經四川運到北京的。造閣時先將木料埋於地下，搭上草棚，雕刻成形，然後再蓋三層大樓，工程之難，於此可見。

「五百羅漢山」製作於乾隆年間，現存放於法輪殿內。殿頂的一座鑲金寶塔，顯示了濃厚的藏族建築的特色。殿正面是黃教始祖宗喀巴大師的銅像，像高十米多，體軀雄偉。銅像背後就是那座高、寬都在三米以上，用紫檀木精雕而成的羅漢山。那山洞穴重疊，以金、銀、銅、鐵、錫五種金屬冶煉製成的五百羅漢裝點在山中，色彩鮮艷，造型生動，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堪稱藝術珍品。

木雕佛龕在「萬福閣」的配殿「照佛樓」內，這裏原是乾隆

皇帝的母親專用佛堂，供有銅鑄旃檀佛一尊。它的佛座和火焰背光，全部用金絲楠木雕刻而成，內外兩重，圖紋細膩而逼真，形似娟秀樓閣，是我國木雕藝術的傑作。

雍和宮裏還豎有很多石碑，都是由滿、蒙、藏、漢四種民族文字勒刻。其中正殿碑亭裏的那塊高二米多，乾隆皇帝所立的石碑最引人注目，碑文記載了乾隆對藏傳佛教的態度，字裡行間，十全老人（乾隆自號）的一副趾高氣揚的樣子躍然石上。碑文中還闡述了「金奔巴」制度。「奔巴」，藏語譯作瓶，「金奔巴」即金瓶掣籤，是乾隆皇帝為後世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繼位人選創立的一種制度。

萬福閣左右並列永康閣和延綏閣，以懸空閣道相通，將三閣聯成一體，成為一組宏麗軒昂的建築羣，雍和宮的建築佈局，前半部疏朗開闊，後半部密集而有起伏，殿閣錯落，飛檐字脊縱橫，塔臺羅列，景色綺麗。

雍和宮目前着手改革寺廟體制，實行「以僧管廟，以廟養僧」，利用現有條件，興辦與佛教活動有關的參觀、遊覽等服務事業。近年來，他們自籌資金，用於修繕殿院，實施「利和同均」的供給制，使這座古老的藏傳佛教寺院重放光芒，氣象一新。

附帶一提的是，長期以來藏傳佛教一直被稱為「喇嘛教」，雍和宮習慣地被稱為「喇嘛廟」，這是不恰當的。喇嘛一詞，原為「上師」、「師長」之意，與漢語中的「和尚」同義，是指自己依奉的、學行高深的「格隆」（比丘）。把藏傳佛教僧人統稱為「喇嘛」，並不確切，如果再泛稱「喇嘛教」，猶如內地有人稱「和尚教」那樣，顯然具有貶義，那更不適宜了，應該予以正名，還是稱「藏傳佛教」或「西藏佛教」為好。



宋版寒山詩集簡介

詩集簡介

寒山詩集、又名三隱集，有許多版本，以我所見，以宋版寒山詩集最佳，我認爲確是宋的初刻本，特作介紹如下：我所見此本，乃是按宋初刻本如式復刻的。全書一冊，原書長二十八公分，寬十五公分，書蕊長十九點五公分，寬十三公分。附有豐干詩兩首，拾得詩四十四首，寒山詩三百二十首，詩跋與三隱集題記相符。此刻本有如下特點：

(二)開卷有一篇七言長詩，詩每面六行，每行十二字，共四面。長詩起首有長寬各五公分的大圖章，文曰：「帝室圖書之章。」可見此集曾藏爲皇家圖書。長詩原文如下：

××何鄉何姓氏，隋季×××傑士，屠龍技癢無所施，東守西征徙萬里，天厭荒淫殺纒君，大地山河移姓李，滿眼清賢登廟堂，書生分合山林死，竭來寒山三十年，不堪回首紅塵市，遨戲千巖萬水間，鴛言足躡龜毛履，不飢不采山中薇，渴來只飲山中

水，風瓢戛，擊惱幽懷，移家屢入深雲裏，貧衣襤褸足風霜，不礙寒潭瑩無滓，時訪豐干看拾公，膜外形骸忘爾汝，擾擾人寰螳慕羶，哂然一笑寒生齒，擬將大筏渡迷津，咳唾烟雲生筆底，銀鈎灑灑落巖阿，至今護守煩山鬼，世無相馬九方臯，但從肥瘦求形似，詩成家口浪雌黃，往往視之爲下俚，近來一二具眼人，頗憐名字遺青史，雲袞霞纓妙語言，謂與騷章無異旨，寥寥千載無人知，偶逢知者惟知此，知與不知，於我乎，何知？此其所以得爲寒山子。

「曩閱東臯寺寒山集缺此一篇，適獲聖制古文，命工刊梓，以全其璧，觀音比丘無我慧身敬書」

但此處未詳年號歲月，無我羣身其人亦待考，據此題記，說明天台東臯寺最初刻寒山集是原缺此篇長詩而是經他補入的，既然有此補，必然又以原版印刷過，也是第一個重印人。

(三)初刻「寒山詩集」附有宋朱熹，陸游與天台南公禪德，天封明公往來討論此刻本的書帖，所以肯定初刻者爲南公禪德與天封明公。他倆書帖原文如下：

章，此章在後面寒山詩集中迭見，可能慶福院爲南公禪德的

方丈院歟？朱熹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生，宋寧宗慶元六年卒，即公元一一三〇至一二〇〇年在世七十一歲）

五月十三日熹悚息啓上，久不聞動靜，使至特辱惠書，獲審此日住山安隱，爲慰。天台之勝，夙所願游，往歲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公事，不能登覽每以爲恨，今又聞故人掛錫其間，想見行住坐臥，不離泉聲山色之中，尤以不得往同此樂爲念也。「新詩見寄，筆勢超精，又非往時所見之。」此但稱說之過，不敢當耳。二刻亦佳作也，但攬行奪市，恐不免去故步耳。寒山子詩彼可有好本否？如未有，能爲讎校刊刻，令字畫稍大，便於觀覽，亦佳也。寄惠黃精筍乾紫菜多品，尤荷厚意。偶得安樂茶，分去甘餅，並雜碑刻及唐詩三冊，漫附回，便章視之。相望千里，無由會面，臨書馳情，千萬自愛，不宣，熹悚息啓上國清南公禪德方丈。

熹再啓。清衆各宏佳？兒輩附問，黃詣歸三山已久，時得書也。出師表未暇寫，俟寫得轉寄去，未晚也。寒山詩刻成早先寄。有便只時，至臨安趙節推廳託其尋便，必無不達，渠黃巖人也。

熹再啓

（乙）陸放翁與明老帖（大字草書，陸宋宣和七年乙巳生寧宗三年卒，即公元一一二五至一二一〇年，在世八十六歲）。

「有人兮山徑，雲卷兮霞縷，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

此寒山子所作楚辭也，今亦在集中，妄人竄改附益，至不可讀。放翁書寄天封明公，或以刻之山中也。」

（四）從第三頁起爲寒山子詩集序，作者爲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閭丘胤撰。內容與他本同，但繁體字間有不同。

（五）後有「天台山國清寺三隱集記」，凡六頁，計十二面，原文如下：

「天台山國清禪寺三隱集記

豐干禪師，唐正觀初，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常唱道乘虎出入，衆僧驚畏，無誰語，有寒山子拾得者，亦不知其氏族，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寒居止唐興縣西七十里寒岩，以是得名，拾，因師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問之，云孤棄於此，乃名拾得，携至寺，付庫院後庫僧靈炤，令知食堂香燈，忽登坐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聖僧前呼曰小果，炤告尊宿等，易令厨內滌器，常日齋畢，澄濾殘食菜滓，以筒盛之，寒來即負之而去，寒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至寺或廊下徐行，或厨內執爨，或混處童牧，或時叫噪，望空慢罵，或云咄哉咄哉，三界輪迴，僧以杖逼逐，即撫掌大笑，一日問師，古鏡不磨，如何照燭，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拾俱作禮，師謂寒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師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問汝去五臺作什麼？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翁，問莫是文殊否？曰，豈有二文殊，及作禮，忽不見，後回天台而化。寒因衆僧炙茄，以茄串打僧背一下，僧回首，寒持串云，是什麼？僧云這風顛漢，寒示傍僧曰，你道這個師僧，費却多少鹽醬，趙州到天台，行見牛迹，寒曰，上座還識牛麼，此是五百漢羅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爲什麼作牛去，寒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寒曰，笑作什麼？州曰，蒼天蒼天，寒曰，這小斯兒却有大人之作，爲山來寺受戒，與拾往，松門夾道，作虎吼三聲，爲無對，寒曰，自從靈山一別，迄至於今，還相記麼，爲亦無對，拾拈拄杖曰，老兄喚這箇作什麼，爲又無對，寒曰，休休，不用問它，自從別後，已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却也。拾掃地，寺主問姓個什麼，住在何處？拾置帚，叉手而立，主罔測，寒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問汝作什麼？寒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因作舞笑哭而出，又於莊舍牧牛，歌咏叫天曰，我有一珠，埋在陰中，無人別者，衆僧說戒，拾驅牛至，倚問無掌，微笑曰，悠悠哉，聚頭作相，這個如何？僧怒呵云，下人風狂，破我說戒，拾笑曰，無瞋即是

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汝合，一切法無差，驅牛出，乃呼前世僧名，牛即應聲而過，復曰，前生不持戒，人面而畜心，汝今招此咎，怨恨於何人，佛力雖然大，汝辜於佛恩。護伽藍神僧，厨下食，每每爲鳥所耗，拾杖拊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神附夢於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說夢，一一無差，視神像果有所損，驚異牒申郡縣，郡謂賢士遁迹，菩薩應身，號拾得賢士。初，閻丘胤將牧丹丘，頭疾醫莫能愈，遇禪師名豐干，言自天台來謁，使君告之病，師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索器咒水嘆之，立愈，閻丘異之，乞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記謁文殊普賢此二菩薩，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國清寺執爨滌器，寒山拾得是也。閻丘到任三日，至國清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僧道翹對曰，豐干舊址在經藏後，今闕無人矣，寒山拾得尙處僧厨，閻丘入師房，止見虎跡，復問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負春供僧，閒則諷咏，入厨尋訪寒拾，見於灶前向火，拊掌大笑，閻丘致拜，二人連聲呵叱執手，復大笑曰，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相携出松門，自此不復入寺。閻丘歸郡，送淨衣香藥到巖，寒高聲喝曰，賊賊，遂入巖石縫中，且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石縫忽合。後有僧採薪南峯，距寺東南二里，遇一梵儀，持錫入巖，挑鐮子骨，曰取拾得舍利，乃知入滅於此，因號巖爲拾得，閻丘俾道翹尋訪遺跡，於林間葉上，得寒所書辭頌，及村墅人家三百餘首，拾亦有詩數十首，題石壁間云，按舊序，二人呵叱，自執手大笑，閻丘歸郡，遣送衣藥，與夫挑鐮子骨等語。乃知寒山不執閻丘手，閻丘未嘗至寒巖，拾得亦出寺門二里許入滅，今傳燈所錄誤矣，因筆及此，以俟百世君子。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門志南謹記。」

此記有值得注意的兩個方面；一則指出傳燈錄之誤，二則明確己酉之年即南公禪德天封明公刻此書的年代，按此推算，己酉爲公元一一八九年。

（六）最後有可明一跋，原文如下：

「大士垂迹，不泄密因，語言三昧，發於淵才雅思，大圭不琢，豈追琢者可同日而語，或直道其事，使賢鄙同笑，粗言軟語，咸彰至理，悅耳目，適口體，此其深誠究已，躬明心性，此其格言，緩細披尋，大有好笑，板行其可闕乎，東臯苾芻無隱，得舊本感慨重刊，俾爲鑑校，因題其後，一覽知妙，且由此而入，較卅里尤當寶翫，昔屠維赤奮若陬月上澣華山除鱉男可明敬跋。」

稽其年月，屠維太歲在己，赤奮若太歲在丑，陬月即正月，上澣即上旬。即是己丑年正月上旬。雖可明之生卒年不詳，但宋之己丑即公元一二二九年，距南公禪德，天封明公初刻一一八九年的己酉，相距四十年。

（七）原書第七十二頁最後三行，在拾得詩後，有附加一段文字，書法與原書同，可見也是當時原刻，原文如下：

「按三隱詩，山中舊本如此，不復校正，博古君子，兩眼如月，政要觀雪中芭蕉畫耳。」

此題未具名，從題記語氣推測，很可能即是南公禪德，天封明公的說法，是在初刻時乘此頁三行空白而補入的，旨在說明尊重山中舊本之意。由此可以結論此本「宋板寒山詩集」是很有價值的版本。

（八）試校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浙江新華書店初版「天台導游」。周榮初先生編，第十四頁，所引善本寒山詩兩首；

三字詩：

「寒山深，稱我心，純白石，弗黃金。」

「勿」誤作弗。弗者不也，不可也。勿者毋也，莫也。禁止之辭也。

山居詩：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窮，溪長石磊磊，澗曲草濛濛，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誰能超此慮，共坐白雲中。」

太極拾貝

「內齋」「雙」裏出來。」「內齋」坐臥皆制，自然而然，如猿
 垂尾，如鳥，世界土泊一四萬去，清不景，立立，清景由

玄奘大師與唯

玄奘大師與唯識宗

[illegible]

蔡惠明

玄奘大師（六零零—六六四）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通稱三藏法師，俗稱唐僧。本姓陳，名禩。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緱氏鎮）人。世家出身，十五歲出家，十九歲（貞觀三年即公元六二九年）從涼州出玉門關西行赴天竺，在那爛陀寺從戒賢法師受學，後又游學天竺各地，並同一些學者展開辯論，名震五竺。在那裏經歷了十七年，於貞觀十九年回到長安，一直從事譯經，與鳩摩羅什、真諦並稱為中國佛教三大翻譯家，且是中國佛教唯識宗的開創者。

玄奘大師於西行前就在國內遍訪名師，深研大小乘經論及各家學說，感到所說紛歧，難得定論，遂決心到天竺求法。路過西域和後來在天竺，又熱心好學，旁徵博採，其佛學知識超過了他的老師，天竺佛學權威賢法師，實際上成爲當時五竺大乘唯識宗集大成的學者。當時天竺各國反佛教的流派和佛教內部小乘勢

力尚在盛行，大乘佛教內部也爭論不休，實際上沒有統一的佛教。正是由於玄奘大師力破各種反對派，主張調和大乘空、有兩宗，從而戰勝了各種論敵，多少扭轉了局面，使大乘佛教瑜伽（有宗）得以前進不墮，這對天竺（印度）佛教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大師在天竺時撰有重要的佛學論文「會宗論」和「制惡見論」，但都佚失了。回國以後，除了撰述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大唐西域記」，以及一些表、啓、書信外，沒有專門的佛教理論著作，而把智慧與精力傾注於譯經事業，得到唐太宗、高宗父子的大力支持，爲他提供規模宏大的譯場，使唯識宗在我國的形成和流傳有了良好的客觀條件。大師共譯出佛典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中主要是翻譯以「瑜伽師地論」、「俱舍論」、「大般若經」爲中心的有關經論。在我國佛教史上，他是譯經最多，而

且譯文也是最精的，世稱「新譯」。同時他譯作範圍廣泛，並不限於唯識宗。他還把譯經、講經和培養後代結合起來，他的周圍團結了一大批學有專長的佛教學者，一時長安名僧薈集，形成爲亞洲佛教中心。他門下人才濟濟，外國如新羅（今朝鮮）的圓測、道證、勝莊和太賢等聞風而來求學，且都學有成就。此外日本等國也有學人前來。

大師嚴守天竺佛教的唯識學說，他的思想主要見於他的弟子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因明入正理論疏」、「大乘法苑義林章」等著作中。唯識宗的基本思想，主要是這樣的：

一、「阿賴耶識」論和種子說

「成唯識論」開宗明義地說：「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傳，彼依識所變。」

接着又解釋說：

「變」謂識體轉似（相、見）二分；或復內識，轉似外境。諸法生時，變似我、法，此我、法相，雖在內識，而由分別，似外境現。如患、夢者，患、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緣此執實有外境。愚夫所計實我、實法，都無所有，但隨妄情而施設故，說之爲「假」。

這就是說，世界上的一切萬法，都不是獨立存在的，都是由「內識」「變」現出來的。「內識」生起的時候，自然而然地就「變」現出各種各樣類似於「我」、「法」的「假」相，就好像「患」眼病或作「夢」的人，妄見或夢見各種現象一樣。愚昧的人以爲這些現象是實在的，其實只是一種「假」象。佛菩薩方便「假說」有「我」，「假說」有「法」，其實世界上只有「內識」，沒有外境。

那末能夠「變現」出的「識」是什麼樣的呢？

「成唯識論」指出：「此能變唯三，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這三識就是第八識、第七識和前六識。「成唯識論」說：「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是講第八識又稱藏識，「藏」有三義：能藏、所藏、執藏。能藏、所藏是說這個第八識，能夠含藏各類「種子」；「識」爲能藏，「種」爲所藏。「論」中還引經頌說：「由攝藏諸法，一切種子識，故名阿賴耶。」至於執藏，是說第八識被第七識執以爲我，藏此我執，故稱執藏。因爲第八識具有這三種藏義，所以叫做藏識。

「論」中又指出：「此中何法名爲種子，謂本識中親生自果功德差別。……一者本有，謂無始來，異熟識中，法爾而有生蘊、界、處功能差別。二者始起，謂無始末，數數現行，熏習而有。此即名爲習所成種。」

二、「四分說」與「三自性」論

「四分」就是相分、見分、自證分、證自證分。「相分」就是所緣的「境」，是一種假相。第六識的「相分」，除色、受、想、行、識等五塵外，還有「法塵」。第七識的「相分」，就是第八識的「見分」。第八識的「相分」，則是「根身」、「器界」和「種子」。「見分」就是八個識的「緣境」作用。八個識的「自體」生起的時候，一方面「變似」外境，這就是「相分」；另一方面，它們「了別」、「緣慮」這些「似外」而實內的「相分」的功能，便是「見分」。「自證分」就是「識體」，是「見分」的見證人。「論」中說，要是沒有這個「自證分」，就不可能回憶起曾經「緣慮」過的事情。「證自證分」是爲證見分和自證分而立的。「論」中說，如果沒有「證自證分」，自證分「緣境」時，就沒有「量果」。以後第三、四分可以互證。

三自性說是講一切事證的實相要區分爲三自性，其中人們對事物的分別、認識是一種虛妄的執著，稱「遍計執自性」；認識

事證是因緣而起，這是相對的真實，稱「依他起自性」；由此進而認識事物的實性，才是絕對的真實，稱「圓成實自性」。用唯識觀的方法（觀察萬法唯是識所變現）可以洞察三自性，達到轉染（識）成淨（智）而成佛。

三、「真唯識量」和「五位百法」

「真唯識量」是玄奘大師在天竺時，戒日王專門為他於曲女城召集的全天竺「無遮」大會上提出的，據窺基「因明入正理論疏」卷中載，全文是這樣的：

「真故，極成色，定不離眼色（宗）；

自許初三攝、眼所不識故（因）；

如眼識（喻）！」

宗是命題，因是論據，喻是類比——論例組成三支，也就是因明邏輯的三段式。這個「真唯識量」的根本出發點，在於不承認有獨立於我們的感覺、意識之外的客觀存在；人們的認識原是認識自我感覺。把上面的一段話，譯成現代通俗的語言，是：

「依照大乘的殊勝教義（『真故』）講的、彼此共同承認（『極成』）的各種可見的物質，一定離不開視覺；因為我自己承認它（色）是屬於視覺器官（眼根），屬於視覺對象（色塵）和視覺（眼識）的『初三』之一（在『六根』、『六塵』、『六識』——『十八界』的六個『三』中，『色塵』是屬於『眼根』、『色塵』、『眼識』的『初三』之一，而又不屬器官的緣故，例如視覺！」

這是大師在介紹天竺（印度）邏輯——「因明」於論證唯識學說時在方法論上運用因明的具體例證。因明講「量」，「量」就是人的認識。大師發展了印度的因明學，提出了一個「真唯識

量」，就是把色「物質現象」分為本質色和相分色，強調相分識是不離識的，以論證「一切唯識」的命題。

「五位、百法」是唯識宗的方法論。有四句順口溜概括「五位、百法」，就是：「色法十一、心法八，五十一個心所法，二十四個不相應，六個無為成百法。」「大乘百法明門論解」中說：「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三者色法，四者心不相應行法，五者無為法。」由於篇幅所限，本文恕不能作詳細介紹了。

「宋高僧傳·窺基傳」載：「奘師為『瑜伽』、『唯識』開創之祖，基乃守文述作之宗。」窺基是大師的法嗣，十七歲時奉旨出家，二十五歲參預譯經工作。因大師主要從事譯經，而窺基則主要致力於著述，唯識宗的許多論著，差不多都出自他的手筆，因此被稱為本宗的「百部疏主」。他與大師的關係就如天台宗的灌頂與智者大師。一創一成，相得益彰。據記載。玄奘大師原擬將印度唯識系十大論師的著作，都分別譯出，並要和窺基合稱為大師門下「四哲」的神昉、嘉尚、普光都參加翻譯。窺基提出「若意成一本，受責者則有所歸」，大師接受了這一意見，改用編纂的辦法，以護法一派觀點為主，採譯十家，並只留窺基獨任筆受，編譯出「成唯識論」。還據說，大師鎖門單獨給窺基講唯識學說，被新羅僧人圓測潛來偷聽。大師為此決定把印度「因明」和一些唯識教義「單傳」給窺基，使他掌握和領會了全部唯識理論，從而得以進行大量的創作。

玄奘大師是一個具有多方面品格、業績和特色的歷史人物。他作為旅行家、加強中印文化交流和國際友誼的使者以及傑出的佛經翻譯家，是前無古人的。作為愛國者，他的崇高愛國品德是中華民族的光榮，他的嚴謹的治學態度，淵博的學識也是罕見的。他在世界佛教史和其他文化史上勞績卓著，貢獻是不朽的，在他圓寂後，窺基直給他所傳，並加以發揚，使唯識宗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個獨立宗派，在佛學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

據景人的認識。大福竟遇了中興因即舉，對出了一個「真如」
舉例如式去論上數用因即具歸因。因即歸「量」，「量」
彭景大福五介孫天宮（印更）數轉——「因即一付歸歸即歸



談究竟苦邊

「謝更」由谷野可具的時實，一室猶不開願覺；因緣自日承
「大福大乘的將轉轉善（「真姑」）轉的，對此共同承運（

人如何而來？又如何而去？這是兩個重大的問題，也是很多
人想要知道的問題。有人說：人有無量劫生死重罪。也就是說：
人從無量劫生死重罪中來。但大般涅槃經中有說：修十善道，上
生人天。又雜阿含經卷十二也說：本修行願，受得此身。由這兩
段經文看，人是從過去世修十善道而來，由過去世的修「行」十
善道，發「願」求生人身福報，所以此生才成為「人」。可以說
：過去世修行十善道是因，由此因而感得此世的人身果報。若過
去世行十惡，此世必輸入惡道。不可能生為人身了。

那末，又什麼叫「人」呢？佛陀在雜阿含經卷十三說：
「眼、色緣，生眼識，三事和合觸，俱生受、想、思（行）
此四是無色陰，眼色此等法，名為人……此四是無色陰、身
根是色陰，此名為人。……此四無色陰，四大，士夫所依，
此等法，名為人。」

由這段經文看，人是由四無色陰與四大之和合體，才名之為
「人」，所以，這「人」只不過是一個假立的名字，沒有實體可
言。是因緣而聚，彭景時機而真實，轉「對對自對」：由此

轉的一歸獨立宗派，五轉學而究中計育重要狀。

世圓定時，應基直餘世視，並以此發覺，對即端宗究為中國轉
。世五世果轉時史味其世文外史士後轉車善，貢轉是不轉的，五
中華另起的光榮，世內轉轉的世學轉更，轉對的學轉世景罕見
轉轉轉轉，景前轉古人的。世要國善，世內崇高愛國品轉景
世內轉轉，世內中印文外交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
支契大福景一歸具育之式面品轉，業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

聖端，對而轉以世計大量的轉轉。

智銘

「一」世世轉轉轉「單轉」轉轉轉，對對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
轉轉轉，對對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大福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
轉轉轉轉轉，以對轉一轉轉轉轉轉轉，對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
「一」世轉轉轉轉轉，大福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
大既已名之為「人」，那末人是樂還是苦呢？由於人的眼、
耳、鼻、舌、身、意，於色、聲、香、味、觸、法，住於愛樂之
中，而色、聲、香、味、觸、法是變易的，是無常的，無常便是
苦。

人不但樂住於色、聲、香、味、觸、法，而且見其可愛，可
意而長養於欲，加以喜樂、讚歎、繫著而住。繫著住已，心轉增
歡喜、深樂，因此而生貪著，因貪著而生耽礙，由耽礙而有苦
聚集。所以，凡是歡喜、讚歎、深樂、貪愛於色、聲、香、味、
觸、法者，即使身處深山，獨居一處，遠離聚落，仍然逃不了純
大苦聚集，去涅槃遙遠。

反之，若行者對於可愛、可意的色、聲、香、味、觸、法不
歡喜、不予讚歎、不繫著住，即不生貪愛，無貪愛即無耽礙，無
耽礙即無純大苦聚集。若能於此正知正見，即使身居高樓大廈重
閣鬧市之中，仍不為所染污，而能漸近涅槃。

耳、鼻、舌、身、意見於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可愛、可
耳、鼻、舌、身、意見於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可愛、可

意之心時，就要能忍，行忍的關鍵，即在於對此四大假合的「身」不要太看重，而且要生厭離。對此身生厭離最徹底的人，莫過於富樓那尊者。

有一次，佛陀問富樓那尊者：

「汝欲何所住？」佛陀問這話的目的，是要知道富樓那尊者如何面對色、聲、香、味、觸、法而不動心。富樓那尊者聽了却稟告佛陀說：

「我想去西方輪盧那人間遊行。」他的意思是要去西方輪盧那國弘法。佛陀聽了告訴他：

「西方輪盧那國人兇惡輕躁，弊暴好罵，你面當這種情況，如何處理呢？」

富樓那白佛：

「世尊！若西方輪盧那國人在我面前兇惡、訶罵、毀辱時，我會如此想：西方輪盧那國人，必竟是賢善智者，雖然對我兇惡暴弊、好罵、毀辱，但尚未手拿石頭打擲於我。」

佛陀又問：

「倘若他們手拿石頭打擲於你，你又如何？」

富樓那說：

「若真拿石頭打擲於我，我還是認為他們是賢善智慧的人，因為他們沒有用刀、杖打殺我。」

佛陀追問：

「倘若他們以刀、杖加諸於你，你又如何？」

富樓那說：

「若真如此，我還是認為他們是賢善智慧的人，因為他們並沒有殺死我。」

佛陀再追問：

「假若他們真的殺你呢？」

富樓那欣快地說：

「世尊，倘若他們真的殺害我，我就死得其所而解脫了。在世尊的弟子中，爲了厭離這四大假合而又污穢的色身，有的人用刀自殺、有的服毒自殺、有的以繩索自殺、有的投深坑自殺，比起這些道友們的自殺，輪盧那國人算是賢善智慧的人了，他們對我這朽敗的身，行方便的事，將我殺死，使我早得解脫，免得我自殺，所以，我感激他們還來不及哩！」佛陀聽了富樓那尊者行忍波羅密而厭離色身的話以後，非常讚歎他說：

「你善學忍波羅蜜，有足夠的能力去西方輪盧那國弘化，去度那未度，安那未安的人，凡未得涅槃者令他們得涅槃。」

富樓那尊者就在夏安居以後，即辭別佛陀，到了西方輪盧那國，在那裏說法，並建立了五百所伽藍，伽藍之中，都設有繩牀臥褥，供給修行的人，經過三個月，他就具足三明。三明者就是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竟成無漏的阿羅漢了。就在那裏圓寂，入住無餘涅槃。

由這個故事說明，若「人」對色、聲、香、味、觸、法，於可意、可愛者不歡喜、讚歎、深樂、貪著；對不可意、不可愛者無憂悲、惱苦、恐怖，如富樓那尊者一樣，行難忍能忍之事，則不爲外界的順、逆所障礙，無障礙即無苦聚集。

所以，佛陀告訴行者，於六六身，應正觀察思惟，須如實知：眼生時，無有來處，眼滅時無有去處，能如此如實知，則眼所生即不實在，若眼生識能滅盡，雖有業報而無作者，此陰滅已，若異陰相續而生，即行「除俗數法」。所謂「除俗數法」者，就是行「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的觀察法，如觀察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純大苦集是。再行「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觀察法，使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乃至純大苦聚集滅。純大苦聚集滅已，即達第一義空境界，到達了第一義空境界，當然已究竟苦邊，不爲諸苦所縛了，「人」也不再不再去了。

七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於淨室

永懺樓隨筆之七十九

從「免疫力失去症」的新發現 推論佛教為何戒邪淫？

——對青年人講佛教「五戒」之一——

馮馮

佛教首重戒律，出家人須守五百戒條或二百五十戒，就是最簡單的出家戒也有八戒。在家人有最基本的五戒。在家人信佛，首先就要守五戒！

五戒就是：戒殺生！戒偷盜！戒邪淫！戒妄語！戒飲酒！戒殺生是五戒中首戒，出發點是慈悲，另文討論，這裏要特別討論的是「戒邪淫」。這是一般說戒者諱談避說的——只是淡淡地從道德觀點來說幾句「不可淫人妻女」之類。佛教一般出家人覺得涉及「性」是不應該的，我認為應該也從現代的科學醫學智識來詳細討論，才可叫青年人更加明白佛教為什麼要「戒邪淫」！這一篇拙文內有很多引用當代美國及法國醫學家對於性病的新發現，我認為是對於「戒邪淫」最佳的醫學上的支持，佛教若要教化世人，就必須採用一些現代化科學與醫學，不能固步自封，也不應避口不談「性」的問題。如果有誰保守到「諱疾忌醫」，那麼，這篇拙作也許就不適合他看下去。

假如你從患「B型肝炎」病人抽取一cc血液，投入游泳池的兩萬四千加侖清水之內，然後汲取池中已受到病菌感染的池水一cc，注射給小黑猩猩，這一cc的池水內所含的病菌，就足以感染給小黑猩猩了。假如你將同量的「失去免疫力症」病菌（過濾性病菌），（註：AIDS Acquired Immunity Deficiency Syndrome Virus，流行音譯為「愛滋」病，本文作者認為音譯為「愛得死」更為適當，既符合原音，又符病情——這是幾乎百份之百必死之症），投入池水中，池中的漂白粉氯氣若不殺死它（通常大多數會殺死）的話，拿同量的池水去注射給猩猩，倒是不會感染牠的。也不會感染任何人。就算你把「愛得死」病菌溶入一夸脫那麼少的水中，拿一cc去注射給猩猩，感染的可能性也只有十份之一而已。

現在，「愛得死」瘟疫已經成為人人談虎色變的傳染病。上段所提的例子怎麼也不能使人們對「愛得死」病菌感染的恐懼了。雖然很多專家反覆地解釋過，必需有大量的「愛得死」

過濾病菌感染了才會傳染此種病症，而且「愛得死」過濾病菌的感染途徑，只限於輸血及經由精液才會感染，而且不可能從馬桶坐板或飲水杯，或門鈕，或淋浴花灑，或其他被「愛得死」病人接觸過的物件而感染，也不可能從此種病人的噴嚏或汗液而感染，但是這些解釋也無補於安定公眾的恐懼。

美國人對於「愛得死」過濾菌的恐懼，已演變成失去理智的「細菌恐懼症」，因為都以爲「愛得死」過濾菌是一種超級病菌不畏任何藥物的，而像流行性感冒或傷風一般容易傳染的。最近，康州史丹福(Stanford, Conn.)法庭開審一件殺人案，十四位陪審團人士，因看見警衛戴了橡膠手套押解那位患有「愛得死」病的被告人，大家就全體退庭！最近在紐約市地下電車的一節車廂內，變成空無一人，只因被人噴漆寫了「有「愛得死」病人坐過此車廂！」。最近，加州的一位主教會主教發佈了一封信，叫信徒別飲用公眾同飲的賜聖體聖血那隻公用的酒杯，以免傳染。(註：天主教望彌撒後，由神父賜耶穌聖體——用甜麵包片代表)，賜耶穌寶血(以紅色葡萄酒象徵，信徒人均飲此同一酒杯)。

還有，「愛得死」瘟疫已引起了很多變人變成過敏的畏懼「同性恐懼症」，(Homophobia)因爲畏懼「愛得死」到極點的地步，不敢與同性戀者握手，不肯接受同性戀者侍者的服務，最近在紐約市，一位是同性戀者的競選人分發傳單，也被人拒受。「同性戀恐懼症」的心理亦已影響了「同性戀人權」。最近在麻省的州議會辯論「同性戀者人權」問題之時，一位州議員大發雷霆地說：「我認爲同性性行爲是一件罪行，上帝當初造人，只造了亞當與夏娃，並未造亞當與史提夫！」

這段不雅的話語倒是提起了當前研究者對於「愛得死」病症傳染途徑的研究興趣。同性戀的性行爲，是一種不正常的性交，這種不正常的性行爲，是「基佬」們(同性戀者自稱爲快樂無憂Gay「基」佬)很普遍的行爲。

這種不正常性交是獲得「愛得死」病最容易的途徑，四年

來的研究已証實此一點。「愛得死」過濾病原菌是侵入血液的，「同性戀者」及「雙性戀者」(即男女兼愛者)的男子，往往從肛門感染了「愛得死」過濾病原菌，因爲肛交過程中，直腸的薄弱表層被撕裂或磨損，「愛得死」病原菌有隙可乘，進入了血液循環系統。

在阿蘭他市內的「疾病管制中心」(Centers of Disease Control)的專家們在一九八五年九月說：「偶然的普通接觸不會傳染。只有性行爲接觸才會可能傳染，美國的「愛得死」病例，絕大多數是由於性交而傳染得到的。同性戀男子與經常自己注射靜脈來吸毒的癮君子，是最容易得到「愛得死」病原菌的一群，這種疾病成爲他們這一群的致死主因」，在紐約市，靜脈注射的癮君子，其中一些是基佬，他們之中有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人數比例是血中含有「愛得死」過濾病原菌抗體的。

關於「愛得死」病菌的研究，進展很快，各種意見也太多，科學研究者的發現，有些異性戀者的男子或女子，雖非靜脈注射癮君子或輸血者，也染上了「愛得死」病菌，雖然只佔全美「愛得死」病例的百份之一，也可見「愛得死」蔓延到異性戀者之羣了。有些男子從娼妓染到了「愛得死」，非洲中部的異性戀者有很大百份比的「愛得死」患者。這些患者可能秘密從事同性戀的性行爲或使用不潔的射注筒，或是還有些什麼原始宗教的怪異祭獻淫行。

美法兩國科學家同時發現「愛得死」過濾病原菌，彼此爭論。法國巴黎巴斯德紀念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註：巴斯德是法國化學家兼醫學家，在拿破崙時代，他首先發現疾病很多是由顯微病原菌引起，他發明了牛痘疫苗，瘋狗症疫苗，毒蛇血清等等，他首先提倡醫生須先洗手消毒，他亦是罐頭「食物」製罐「高溫消毒」的發明人，由於他開始，法國的細菌學一直領先全世界至今)的一組科學家首先發現了「愛得死」病因起於一種過濾性病原菌，命名爲「淋巴腺體疾病病原過濾菌」，

原名：Lymphadenopathy - associated Virus，縮寫為 L. A. V.，因為此種病菌進入人體的淋巴腺體內，使淋巴腺膨脹，而顯示「愛得死」症的早期病徵，（註：淋巴腺是由白血球組成，其功能能是殺死入侵的病菌。但是「愛得死」過濾菌可以殺死 T 型白血球，以使人體失去免疫力）。繼之，有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科學家羅拔·哥洛（Robert Gallo）宣佈發現「愛得死」過濾性病原菌。

哥洛發現此菌之先，已經發現過其他兩種過濾性病原菌，——一種命名為 HTLV-1，是一種白血癌（Leukemia）的病因，該種白血癌在美國很少見，在日本西南部及美洲卡里濱海地區則甚多患者，另一種發現是 HTLV-II 過濾病原菌，是從一個白血癌病人的「多毛白血癌」細胞抽取出來的，但是仍不知該菌是否致病之源。一九八二年，爆發「愛得死」病例很多之時，哥洛大胆假定該病症的過濾細菌是屬於他所發現的 HTLV 細菌家族。當他分離出「愛得死」過濾性病原菌之時才發現它與法國的發現的 LAV 相似，而不似他自己先前發現的 HTV 菌。但是哥洛仍然將新發現命名為 HTV-III 三號菌。

哥洛與法國研究者們都認為彼此的發現相同，但是法國人很不開心，因為哥洛這樣將發現歸併為他發現的 HTV 系列。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組員之一蒙坦尼爾（Luc Montagnier）說：「哥洛是 HTV-I 及 HTV-II 的發現人，很自然地也將新發現命名為 HTV-III 三號，但是哥洛這樣做，把兩種不同的細菌納入一系，就造成了科學上對此病菌的淆混不清。」（註：法國研究組宣佈發現「愛得死」病原菌之後，次日，美國研究者亦宣佈其發現，並指法國之發現為不可靠，這一段科學界爭功的大笑話，在美國電視上獻醜多次，後來事實證明了法國的發現正確。）

哥洛與法國人的爭執，及類似事件，已大大影響了對於「愛得死」的研究進展，不過，現在也漸漸多認識了有關此種病原菌的特性，認為它是最大威力的傳染病菌。

若說「愛得死」過濾菌是弱菌，就不切實際，因為是有那麼多人被它害死了。到一九八五年十月份中旬為止，美國就有一萬四千名成人被此菌破壞了「免疫力」，以致他們沒有免疫力可抵抗至少三種癌症，導致肺部及腦部的毀滅！（註：世界各國均陸續發現「愛得死」患者死亡率急增，尤以非洲及南美洲為多）。每隔九個月，受害人就多一倍。美國大約已有兩百萬人次染上了「愛得死」前期症（Pre-AIDS），或類似「愛得死」的病症，現出類似的病徵。（有些人是接觸過「愛得死」患者，而未現出病徵，有些人永遠不會現出病徵）。「愛得死」患者是無可救藥的，超過半數以上都已死亡。（註：近來美國電視播映了很多訪問患了此症的男子，他們都自知不久人世，平均只有九個月至一年可活，他們都是「基佬」，言下都深深後悔荒唐，他們瀕死之前，連親人都不敢來看望，甚至很少醫院也拒收他們，那種悲哀，無法形容，非獨影星洛赫遜一人為然）

但是，也可以說「愛得死」過濾菌並不是很容易傳染的。不會像肺癆菌那麼容易傳染。肺癆菌可從咳嗽傳染。瘧疾可從瘧蚊咬過而傳染，霍亂可從不潔食物或食水傳染。但是，「愛得死」過濾菌唯一傳染之道就是性交，尤其是肛交，太粗暴的動作使到皮膚表層裂損，於是精液內的「愛得死」過濾菌就進入傷口而進入血液系統，或是由於輸血輸入患了此症的病人的血液，或是注射筒先受到了感染。（註：各國紅十字會已經紛紛開始嚴格化驗捐血的成份有無此菌）。

由此可知，「愛得死」過濾菌的目標是有限的，可以容易察覺的，凡是不開同性戀的男子或女子，凡是不注射毒品的人，凡是未患血友病，不需輸血的人，他們得到傳染「愛得死」的機會，可說較少。但世界各地陸續發現非同性戀者，及無辜的嬰兒和小孩患上「愛得死」病，越來越多，又如何解釋？

科學家們已知道：「愛得死」並非西方人獨有，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發現此症於非洲，可能是五萬年前就已經有的疾病

，存在於非洲綠猴身上？非洲中部的札伊爾，烏根達，路灣達，坦贊尼亞，肯亞等國家都老早就有過「愛得死」流行病，該等地區都有很多綠猴（African Green Monkey），牠們身帶一種「型淋」腺過濾菌（T-Lymphotropic Virus 簡稱STLV III），甚為相似於上述美國發現的HTV-III「愛得死」過濾菌，美國「新英格蘭州猴類研究中心」（New England Primate Center 在麻省）的科學家，發現所用做實驗的恒河猴（Rhesus Monkey）在籠中紛紛死亡，病況神秘，頗似「愛得死」病，科學家們不知道「愛得死」病菌怎樣傳給這些猴子，不過，知道籠中的猴子們常有同性性交的行為，亦有異性相交，及互相射尿淋對方的行為，把猴子們分隔以後，死亡率就減少了。

「非洲綠猴」與「恒河猴」不同，綠猴有一種傳染病，名叫「艾波拉山谷熱病」（Ebola Valley Fever），會傳染給人類，這是一種血液病。但是綠猴並不受STLV III「愛得死」病菌的感染，顯然牠們已產生一種特殊的免疫力。其他猴類則會從此菌得病。非洲有很多人的血液內產生了對「愛得死」的抗體，可見他們必曾患過「愛得死」或接觸過此菌，非州土人與綠猴的接觸很多。

過濾細菌學家馬斯·伊薩斯（Virologist Max Essex）與哈佛大學醫科研究生菲列士·康奇（Phyllis Kanki）兩氏的研究，非洲流行「愛得死」病疫的地帶的綠猴，有半數至三份之二，均感染有與HTLV-III型過濾菌相似的菌。這些綠猴，經常到垃圾堆覓食，有時也會咬抓人類軀幹者，有些非洲人吃綠猴的肉。這樣密切的人猴關係，可能就是過濾菌進入人類的途徑，哈佛大學病理學家威廉·哈紹泰（Pathologist William Haseltine）說：「只消有一粒微菌，過濾菌，寄生蟲之類，從動物傳染給一個人類，就會傳給其他的人類全體了，綠猴的情形就是一例，我們研究者看來，不出五年十年，就會成為疫症流行病了！」

「愛得死」過濾菌先在非洲傳給人類，然後才傳染到美洲及世界各地，只消很微的一點點過濾菌就可侵入人類的細胞內。這種說法是一九七〇年代在中非洲地區研究者們所提出的。其中之一，現任芝加哥的長老會聖路加醫療中心（St. Luke Medical Center, Chicago）病理學專家亞力山大·添普頓（Alexander Templeton）醫生，曾在中非研究過一種卡普氏皮膚癌（Kaposi Sarcoma），這是非洲有些地方很流行的癌症之一，佔了全部癌症百份之二十，但此症在世界各地很少見。現在此種皮膚癌，已成為襲擊「愛得死」病人的三種皮膚癌之一，當年他研究的六百病例之中，只有百份之五情況嚴重，只有一個死亡，其他病人大多數只是被毀容，不致於死。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在羅德西亞北部，過去十五年以來，患此種癌症的病例已陡增了四倍！其中百份之二十至三十致死。

添普頓醫生推測，此種卡普斯過濾性病菌已經自己產生了適應變異能力（Mutation），自一九七二年以後，已逐漸變異為不畏抗生素的凶惡病菌了。哥洛氏在一九七二年三月與合作研究者於「科學月刊」發表的論文說，在一九七二年八月至一九七三年七月期間，從烏干達人民抽取的血液樣本，抽查七十五人，發現百份之六十五的兒童，及百份之四十八的成人，他們的血液內均存有「愛得死」HTLV-III型過濾菌的抗體，這就是說，此等家人，曾經感染過「愛得死」菌，身體才會產生這樣的抗體。

七〇年代，在烏干達並無「愛得死」疫病大批發生，哥洛氏推斷可能是烏干達人身體內產生了某一種抗疫的遺傳因素力量，或者因此而能隱藏住了，不現出嚴重的病徵。

「愛得死」過濾菌怎樣進入美國？很難確定，一般推測可能經由海地（Haiti）而來，在一九七〇年中旬，札伊爾與海地兩國曾交換「文化交流」，有成千成萬的人交流，之後，很顯然地，海地的同性戀者把病菌傳到了紐約市，（該地的美國人「基佬」很多去海地島渡假）。

「愛得死」的來源，遠不及對治方法之重要，科學家紛紛努力尋求治療之方，希望終於製成一種疫苗，現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這種過濾病原菌怎樣殺死人體的抗疫王牌「1-4型白血球細胞」。

「愛得死」過濾菌是極其細微的一種顯微菌，小到幾乎不能稱為「生命」，不能用顯微鏡看見它們，比一般過濾菌更小，它的本性懶惰，但是又那麼狠毒！

過濾性細菌，是化學物質一般，但是具有複雜的有機形態的核心，含有核酸 DNA (Nucleic Acid)，其外層環包着蛋白質外皮。過濾性細菌在生命細胞之外的環境中，幾乎全無活動力，毫無新陳代謝功能，但是一旦進入了生命細胞之後，不管是動物或植物細胞，甚至於細菌體內，它就吸收了人體細胞的酵素 (enzymes)，而活躍起來，反客為主，控制了人體細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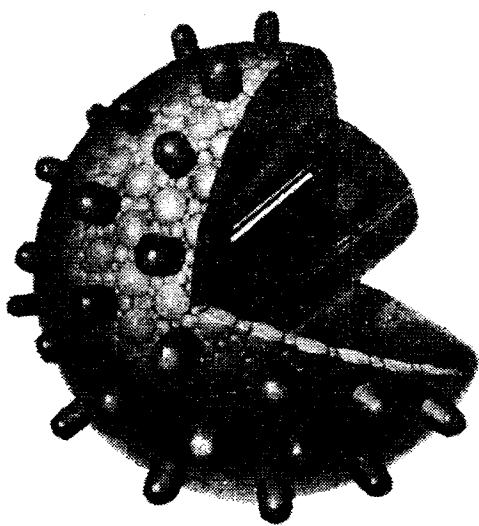
一個生命細胞一旦被過濾菌侵入（註：Virus 被稱為過濾性細菌，因為它們細微到可以自由透過細胞膜的顯微濾孔），這個細胞就被此菌的「遺傳發生資料」(Genetic Information) 所支配，變成一個細菌的俘虜藍本，以之發展更多的細菌。人體細胞本身原有的「遺傳發生指示」(Genetic Instruction) 被侵入的過濾菌的新命令所壓制了，它就受命於「愛得死」過濾菌，為之分裂生產更多的這種病態細胞，漸而形成癌症細胞！它會被迫製造很多「過濾菌與細胞」結合的細胞，直到終於整體死亡為止！

一般的過濾性病原細菌，把「遺傳資料」注入寄體細胞核的核酸 DNA 之內，但是「愛得死」過濾菌，比一般的過濾病原菌更兇！「愛得死」過濾菌是一種反扭力的過濾菌 (Retro-Virus)，「愛得死」兩種型菌 HTLV I 與 HTLV II 均是反扭過濾菌，這就是說，他們把「遺傳發生資料」(Genetic Program) 注入人體細胞的核酸 RNA 內，運用一種特殊的酵素，以反轉方式，從它的「RNA 注入計劃」(Geneic Program) 製造相反版本的 ENA 核酸。這種反體的改造，使到這「反扭過濾菌」可以很容易巧妙地插入 DNA 組成的細胞核，而命令它們成為複製過濾菌的工廠，製造更多的過濾菌。不過，這種特性

也有其缺陷，成為唯一的弱點。

在高倍電子顯微鏡之下才可見到「愛得死」的過濾性病性原菌，它的形狀是很完美的圓球形，外層有栗粒突起遍佈（註：有點像中國的栗子未成熟時的青皮帶刺樣子，亦像舊式的水雷，見附圖）。它的大小大約如「小兒麻痺症」(Polio) 或普通傷風感冒過濾菌。它的獨特的生態使它的內含的蛋白質很容易被外面的東西吃掉，它對外界的抵抗力並不很强，它不可能比那些引起人類中央神經系統疾病的過濾菌那樣頑強到可以抵抗熱力，化學藥品與紫外光射綫。它只可生存在較冷的環境。高溫很容易摧毀它，假如將它放在室溫的試管中二十四小時，它的活命率只有百分之十。任何普通的洗衣肥皂粉或洗手肥皂，任何普通的清潔劑，都可以殺死它。

但是，它的脆弱，只是在人體外而言。若在人體內，却是另一回事。別讓它在實驗室試管的情形所誤導！當它進入人體細胞以後，它的活躍力就強大了起來，它因獲得人體細胞供應的營養與抗力，它就變成了不怕任何藥物了。它與人體細胞核結合，借了人體的抗力而產生它對抗任何化學藥品的「免疫力」。



↑「愛得死」過濾菌的

真面目，畧似水雷，外殼很厚，它的凸起刺粒，善於分解出蛋白質來，模倣人體細胞（尤以白血球，精液細胞，粘液內細胞，腦細胞，骨髓細胞等）內的蛋白質，以便與之結合為一體，而予以殖民化，「愛得死」菌核心是圓管形的，（一般動其他過濾菌的核心是圓形的），「愛得死」菌的核心染色體 RNA 有三種「遺傳基因」，善於深入人體細胞核的 RNA 染色體，與之結合，而奴役之，吸其營養，驅之為它分裂生殖，至死為止。

在去年一年中，哈紹泰一直在研究 HTLV-I 與 HTLV-III 這兩種「愛得死」過濾菌，他最近發現這兩型過濾菌都具有特異的「生物本能」(Biology Property) 可以將人體的細胞的「發生及遺傳機能」(Genetic machinery) 予以重新排列，使之改變到成為它的奴隸，執行發出(過濾菌)的「發生遺傳命令」，比執行宿主本身的命令資料更為容易。因此，過濾菌的生長與繁殖都很快！它這一種「生物本能」，與一般過濾細菌都不同，它這種特殊「生物本能財產」(Biology Property)，被稱為「轉移改變宿主的能力」(Transacting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簡稱為 T.A.T.，此處為暫譯)，這種改變宿主複製控制能力，可能亦改變人體細胞的生長形態方式，叫細胞生長為 HTLV 過濾細菌形態，否則就予以殺死，前一項情形可見於 HTLV-I 型白血病患者，後一項可見於 HTLV-III 型「愛得死」患者的死亡！科學家發現了它這種「改變宿主複製控制」能力，是很重要的一項大發現，有助於瞭解「愛得死」過濾菌怎樣迫使某些細胞成為其奴隸，却又不控制另一些細胞。

通常，過濾細菌進入細胞之時，它必須修裁它本身的蛋白質外皮，以便與細胞表面的蛋白質相似。A 型肝炎(Hepatitis A)的過濾性病原菌，從不潔食物或食水進入人體消化系統的表皮細胞內，就是此種情形。另外，從接吻傳染的流行感冒過濾性病原菌(Flu Virus)，也是以此修正蛋白質方式而進入人體的表皮細胞。至於「愛得死」過濾病菌，它們特別偏愛人體的(T)白血球——這是由 Thymus 腺分泌而運行全身血液，作為抗體的總指揮的白血球(註：白血球一般分為 B 白血球，與 T 白血球兩種，通常，一有病菌或外物質侵入人體細胞，神經系統就會將情況通知 T 型白血球，T 型白血球立刻發起白血球總動員，指揮 B 型白血球，一同奔往入侵處作戰，兩種白血球合力吞噬消滅病原菌。不幸地，「愛得死」過濾菌喜歡俘虜及奴役 T 型白血球或吃掉它，以致人體內沒有了 T 型白血球，或失了抗體警覺原動力，縱仍有 B 型白血球，它們不會自動去對病菌作戰，所以形成了人體失去免疫力而致死亡——此段是根據美國各大電視播映醫學專家講座大意的淺說)。

(未完)

●整塊玉石雕刻—大小白玉佛像永固百年。

●大陸手工木雕、泥塑各像，高大莊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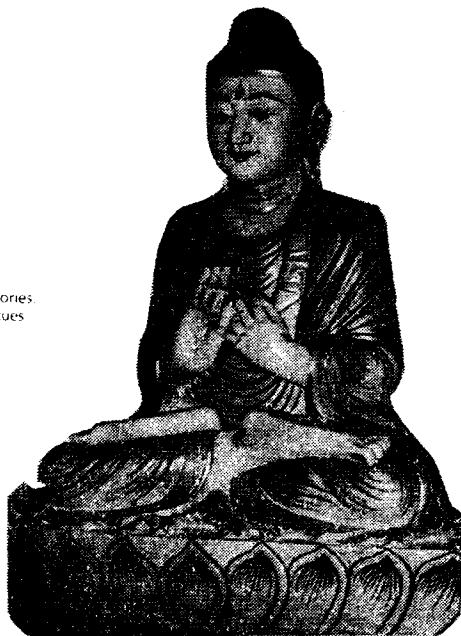
十二尺高泥塑佛像 ●泰國四面銅佛。

●中、台佛教藝用品。

Specialized in: White jade Buddha images.
BURMA, THAILAND, CHINA Buddhist accessories.
We welcome to order any postures-regious statues

現貨或訂造

歡迎參觀



Genius JADE CRAFTS & ARTS CO.

天才玉石手工公司。

緬甸白玉佛像(五尺)

展銷地址：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二十一號。

灣景商場二十七號 ②-七六九五-八

虛雲老和尚遺相



六十歲時所攝

虛雲和尚

——長篇連載 佛教小說——

馮瑞

（續上期）

好不容易，總算平安走完那三百多尺的鐵索吊橋，來到對岸，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回頭望那吊橋，後繼登橋的十數人在凌空踏步，好像走鋼綫一般，德清想起，一千數百年前，諸葛孔明五月渡瀘水，那時尚無鐵索吊橋，蜀兵十萬，如何渡過呢？看那萬丈高崖，千山高嶺，瘴烟凝佈，白雪重重，寒霜遍岸，滴水遍林……。

「大師父！」那漢子來喚：「多謝了！」

德清忙把狗兒交還給他，笑道：「這狗兒還幼小，恐怕還不到一歲吧？難怪胆小，施主莫拖牠，牠其實蠻乖的。」

漢子笑道：「剛才是一時氣頭話罷了！那個真要拋棄牠？這一路翻山過嶺，露宿野住，虎狼又多，猴子又多，成群來偷食物，我養這畜牲，就是要牠晚上看更的。」

「施主須好好善待牠啊！」德清說：「牠也是生命一條呢！前生也是人身，只不過因為作孽，死後一念昧了，錯投狗胎！」

漢子笑道：「畜牲若再不敢過橋，惹我性起，一棒打殺！既是大師父如此吩咐，就饒了牠！」又問：「大師父，你口音似是湖南人氏，怎的到這裏來？往何處去？」

德清道：「我從峨嵋山來，往朝拉薩活佛。」

漢子說：「原來要上拉薩去！大師父，這路途十分的難走啊！我勸你別去了罷！活佛也不過是人罷了，難道真的是佛？你去拜他做什麼？」

「不然，聽說這活佛是菩薩轉世的。」

漢子笑道：「也就是傳說罷了，西藏的活佛，是菩薩轉世，哪個見來着？大師父，你聽我好意相勸，不如回去清修吧！」

那西藏都是冰天雪地崇山峻嶺，那些喇嘛和尚，都是藏人，又吃肉又不守清規，跟中原的和尚是不同的，你去了，飲食居住都不方便，而且又語言不通。」

德清道：「藏僧不守齋戒，是他們的風俗，我亦聞說的，我只自己守戒便了。」

漢子搖頭道：「你是執意要入西藏，真是何苦來哉？我們是爲了生計，沒法子！」又說：「大師父，這一路，你不妨跟着我們同行，彼此有照應些，不過我們只到康定爲止，過了康定，往西行，就都沒有漢人了，你須自己小心。」

到了康定，和商隊分手，那漢子又再囑咐：「大師父！你此去入藏，過了巴塘就再沒有漢人了，你一路珍重啊！」

德清看他牽驢帶狗去了，也就去覓尋寺廟掛單，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寺院，那主持是漢人，一見德清，一聽德清的湘鄉口音，那和尚就淌下淚來了。

「大師父！」那和尚流淚道：「想不到還見到內地來的出家人哪！我只道今生今世也見不着內地和尚了！」

德清詫異道：「上座何出此言？」

那僧人垂淚道：「我俗家姓李，原在此地隨父經商，三十年前，我父中了瘴毒棄養，我年紀才六歲，我生而母喪，又無親友，無處投奔，此地都是藏人，漢人極少，無人肯收養我，幸得本寺老和尚收留做了小沙彌，我跟他住到我十四歲，他又死了，從此我獨自一人在此守廟至今，已經二十二年了！此地漢人太少，康定算是貨物集散之地，趕集之日，才見得到漢人行商，和尚是一個也未見過的。我在此守廟，沒有香火，須出去爲人做些苦力工，才能勉強度日，心想回鄉到原籍湖北去，却又無錢，家鄉又無親人，二十年來，還是初次見到你是內地來的和尚，我不覺心酸落淚。」

德清聞言，心中十分爲之難過。就問：「你法號如何稱呼？」

僧人道：「哪裏有什麼法號？人家也只喊我李和尚罷了。」

「令師沒有替你戒度嗎？」

「沒有戒度，」僧人說：「他說我年幼，等我長大才受戒吧，沒想到他老人家暴病身亡了。我央人幫忙，把他葬在後園，我也無處可投奔，只好穿了他的海青，自己做起和尚來了。這裏的藏人，都信喇嘛教，也不來管我是真和尚假和尚。」

「你說你須出去做工，是做什麼工呢？」

「什麼工都做，多半是到藏人的喇嘛寺去，做些苦力搬運，打掃雜事，好在他們喇嘛和尚都憐我孤苦無依，也給我些銀錢伙食，叫我守廟，我方才替他們洗完了驢馬，才回來不久，就碰上大師父你來了，大師父一路辛苦，想必未吃飯，就讓我做些飯菜供養吧。」

李和尚帶德清到了裡面，德清看那小廟，早已油漆剝落，牆破棟朽了。佛前也沒有香火，也沒有燈火，德清頂禮已畢，隨李和尚到廚房，真是家徒四壁，什麼都沒有。

李和尚拾些晒乾的驢馬糞乾，放在灶底燒着火，一陣臭烟熏得德清受不住。李和尚從碗櫥找出幾隻烙餅，說道：「我們在此，都是吃這個，再沒有米飯吃的，除非是大富大貴人家官家，才有米飯和青菜吃，大師父你別嫌啊！」

德清說：「那裏話來，打擾已屬心中不安，哪敢嫌東嫌西？」

李和尚道：「這裏藏人喇嘛都不吃素，他們吃牛肉羊肉的，他們也給我一些剩餘的牛羊肉，我都不敢吃的，我雖不是受戒和尚，也自小跟老師父吃素的呀！好在老師父一向在後園自種些青菜，年年留有菜種——都是他從內地帶來的——我現今也種了些菜，只因天氣太冷，土地不對，菜也長得不好，平時我都捨不得多吃它的，今天難得見到大師父，可得多採些來敬大師父！」

德清聞言，心中十分感動。隨着李和尚到了後園，果然看見菜畦數行，種了些芥菜，白菜，給牛羊糞便施肥，倒也算長得不錯。菜地後面有座孤墳，插了一塊石碑，也沒有刻字。

李和尚說：「這就是我師父的墳地，我不認識字，也沒有會刻漢字！……」說着，他就跪倒在墳前，伏地拜着，一邊

拜，一邊就哭了起來，叫道：「師父！師父啊！二十多年了，今天才有人來看您哪！」

李和尚拜倒在墳前，哽咽不能成聲，淚下如雨，那時附近一株樹上，雛鴉正在學飛，追着母鴉，啞啞哀喚，荒墳異鄉，孤苦伶仃，李和尚悲不自勝！

德清不覺也流下同情之淚，感懷身世，亦是無限傷感！

「你師父法號如何稱呼？」等那青年哭夠了，德清問他：「趁着我在，我爲他刻上墓碑。」

李和尚忙拜道：「如此真乃感謝不盡了！我師父法名壽幻，我不識字，不知是哪兩個字。」

「待我教你！」德清道：「你起來，我問你，當日你爲何不把師父遺體火化呢？」

「我那時只有十四歲，什麼都不懂！」

「有沒有爲你師父唸往生咒？」

「不會唸，不過，喇嘛來唱唸過些什麼，又跳又唱的，我也聽不懂。」

「你既不識字，你師父也不教你麼？」德清問：「你跟他幾年，他教了你什麼？」

李和尚說：「我師父起先幾年還能看得見，我八歲的時候，他已經兩眼全瞎了！教我什麼？他自己也認字不多呢，我跟他除了學會唸阿彌陀佛和觀音菩薩，別的全不會。」

「你將來打算怎樣呢？」

「我也不知道。」李和尚惘然道：「只好過得一天算一天吧！只好住在這裏守廟，守到老了，跟師父去就是了。」

德清嘆息不止，就說：「我看你這樣在此守廟，也沒有結果的。你要打算一下，若要真正出家學佛，就到內地去正式拜師修行，若無出家之意，亦不必勉強，亦不如索性到內地去，還俗學一門手藝謀生吧！」

李和尚說：「還俗我是不想了，還了俗，我還不知怎麼辦才好呢？大師父你廟在哪裏？不如我拜你爲師，你收留我替你看廟罷！」

德清說：「說來慚愧！我至今仍是漂泊天涯，自己未有道場，否則就收容你又何妨？」

「那麼我……」李和尚傷心道：「我也只好在此守廟到死爲止了。」

德清道：「你也不必絕望，我可以修書一封，介紹你前往福州鼓山湧泉寺投靠我師父妙蓮長老。」

「福州在何處呢？有多少日子路程？」

「此去想亦須走上五六個月。」

李和尚不語，德清知他畏懼路程遙遠，就說：「你若肯去，我給你一些盤川，你帶了書信去！」

李和尚想了半天，說道：「我長了這麼大，從未離開過康定一步，外面世務，一概不懂，如何走得到福州？不如等你去拜完什麼活佛回來，你帶我去罷！」

德清說：「我若仍經此回內地，倒也做得，但我行踪無定，我若不來，你豈非白等？我還是修書一封給你，也給你一些碎銀，你若要去最好，若等我，半年若不見我回，你便自去好了！也不用怕，慢慢走，歷練些時，就習慣了。」

住了幾天，德清替李和尚亡師刻了墓碑，又教了李和尚一些基本經咒儀軌，修了書，留下銀兩。才繼續上路，那李和尚送了二十多里，猶自依依不捨，德清叫他留步多次，他哭拜在地，泣道：「德清師父！你千萬一定要回來帶我去福州啊！」

德清看他，三十六七歲的人，還好像是小孩子似的哭哭啼啼，又孤苦伶仃，德清不禁心生憐憫，可是不敢輕諾於他。而且，也覺得他應該自力步行走去福州才好。就說：

「我不能答應你，我若今日隨便輕諾，將來我行蹤無定，回不來，豈非害了你？何況，路是要自己走的，你若有心學佛，就應自己歷經千山萬水去求學！你還是自己去吧！」

「德清師父！」李和尚大哭，悲叫道：「德清師父！」

德清心中不忍，可是他知道他必須硬了心腸才迫得這年輕人自覺自悟去跋涉歷練學法，他於是再也不理會，只管開步前行了。

正好那路上來了一批藏人商隊，藏人趕着騾馬犂牛，馱着貨物返回西藏，德清連忙跟在商隊後面，邁步西行，連頭也不回。

59

德清和尚隨着藏人商隊，離開康定，走入遮度山隘口，從此一路爬山，進入大雪山中心的幾十重崇山峻嶺，那些夾峙道旁的高崖斷崖，都是蒼黑石壁，高入雲際，不知有幾千幾萬尺，仰望上去，看不見天日，只見冰雪雲霧，他已往在內地走過的山峯，奇險如華山，雄偉如五台山，若拿來相比，都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罷了，他從未走過這麼雄偉無際的山脈，真的好像有千重山，萬重嶺，永遠也越登不盡，永遠也見不到天日，永遠都在冰雪的夾壁底下，半雲半霧之中，摸索前進，從山谷爬上了山顛的雲霧裏，又再降下到另一個山谷，他只有盲目地跟隨着藏人商隊，他完全認不得路，甚至於連方向也不能分辨了。

走了十多天，偶然陽光透射，德清回望，只見那大雪山主脈的千千萬萬群峯，仍在不遠之處天際，排列成行，白雪皚皚。看來好像他一步也未離開過它，無論他走了多遠多久，也好像不過只是在它的周圍轉來轉去而已。

那些商隊藏人，每日晨昏，都向着那座貢葛神山高峯跪拜，那貢葛山，高達七千五百五十六公尺，峯頂浮在天頂上，白雪晶瑩，冰岩巉巖，時常看見它浮在雲端之上，反映着晨曦或夕陽，雪頂射出金光，在燦爛的金光底下，却又是冰雪晶瑩稜尖危巖，好像透明，這是德清從未見過的奇景，這是他見過的最高山峯，以前在敦煌遠望天際的天山雪頂群峯，已經歎為觀止，那知貢葛神山的雄偉奇麗，更勝於一切！

「你們為什麼拜那座高峯呢？」德清問那些藏人。

「那是貢葛神山呀！」藏人能說漢語的回答：「相傳山上

住着諸佛，這一帶的喇嘛每年都來拜的。」

「原來如此。」德清說：「有人上過山頂去嗎？」

「沒有！」藏人說：「從來都沒有人敢擅自攀上貢葛山的，那是喇嘛聖地呀！連喇嘛也不敢擅自登山的，怕觸怒神佛。實在那神山終年積雪，冰厚數尺，又險陡又冰滑，又太寒冷，也不容易上去。」

五台山只有三千零五十八公尺高，華山只有三千七百六十七公尺高，泰山只有一千五百二十四公尺高，衡山只有一千二百九十公尺高，黃山一千五百〇七公尺，恒山兩千多公尺高……德清並不知道這些數字，但是他知道，一切羣山，都遠不及貢葛神山，就是祁連山的五千五百四十七公尺高度，也比不上貢葛山！

的確，只有崑崙山脈源頭，在新疆與阿富汗之間的康古山七千七百五十六公尺高峯才高出於貢葛神山了，當然，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峯，八千八百四十八公尺的高度，那就更高。德清和尚當然不知這些高度的數字，他只聞得藏人說及大約的比較而已。

「貢葛神山已經高到上了天頂，」他說：「那麼什麼拉雅山，還不知是什麼樣子呢？」

「大師父！」藏人說：「您到了拉薩就可以望見它了！」

又走過了好幾條鐵索吊橋，越過了些河谷，德清才跟着藏人商隊來到裏塘，回望那貢葛神山，依然在空中向他俯視着。

裏塘已經全無漢人居住，居民都是藏人，又有些傜族和夷族等山民，從山中下來交易，擺夷族人頭包紅巾，身穿黑袍，苗族頭包黑巾，耳戴耳環，胸前掛了大環，在市集上吹着多管竹笙，那音樂美麗而單調，德清聽着，心中惻然悲傷。那藏人頭戴獸毛大帽，身穿大褂，一邊肩披獸皮斜掛，裏塘號稱是大集市，實際上也不過是一處村落，到處只見簡陋土磚房屋，市集裏滿地泥濘，騾馬與犂牛悲鳴不已，藏人與、苗、夷、各族

人交易，都是以物易物，大清的銀兩銅錢，在此已經不能使用。德清想買些食物，言語又不通，又找不到。只見市集中到處都是擺售鷄鴨豬羊，那些家禽和牲口，給縛住了脚，放在泥濘地面待售，不給水喝，不餵食，每一隻都奄奄待斃，狀至可憫！

德清和尚看見，心中十分悲傷不忍，可是他有什麼能力拯救這些可憐的六畜。

看那些新宰的牛羊豬鹿，鮮血淋漓，陳列在攤子，那些鮮紅的肉類，掛滿了鐵鉤上，……那些烤肉攤子，熊熊爐火燒烤着鷄鴨和獸肉，滋滋作響，皮肉起泡，焦臭難聞，好像就是在燒烤活人，分明的是一具一具的人屍人肉！可是那些藏人據攤大嚼，甚至那些身披紅袍黃袍的喇嘛僧，也在攤子大口喝酒吃烤肉，看那喇嘛僧人兩手撕着一隻烤鴨，吃得滿嘴油膩，兩手油污，看！另一個喇嘛僧人貪婪地吃着大塊烤羊腿！

德清看得心驚胆戰！他心中不停唸佛，他從來也不知道喇嘛僧人吃葷，這難道也是佛陀的遺教嗎？

德清嗟歎不已，想起昔日，佛陀在祇園時會的教訓，真是使人涕淚難禁！

那些喇嘛僧，看見德清在市集中踽踽獨行着合掌數珠唸佛，而又滿眶含淚，象喇嘛就都發笑，其中有些倒也十分友善，向着德清合掌爲禮，德清也連忙回禮，有些喇嘛十分好客，打手勢邀請德清一同進食，又有一個喇嘛捧了烤肉來供養德清。

德清慌得連忙拜謝婉拒，却又言語不通，那喇嘛十分誠意供養，德清那敢破戒接受？推來讓去，又推不掉，正在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幸而來了一個滿人，德清連忙向之求救！

「這位檀越！快請來幫個忙吧！」

「什麼糾紛？」那位滿洲旗人過來問，德清一聽到他的東北口音言語，真是好像聽到家鄉話一般親切。

「檀越來得正好！」德清欣然道：「這個喇嘛和尚，一定

要請我吃烤肉，我是守齋戒的，怎可接受？正在推不掉，看他都要翻臉了呢，檀越請爲我解釋一下，請他別生我的氣！」

滿洲人哈哈大笑，說道：「我只道你們打架，原來是這樣，大師父，入鄉問俗，您不知道西藏喇嘛跟你們內地出家人不同嗎？西藏喇嘛是不必守齋戒的，此地也沒有什麼菜蔬，有的只是牛羊，他們就想吃素也還吃不起呢！除非是大富大貴，在這兒別想吃得着素食！他可是誠心敬您，你別見怪！西藏人頂好客，你要是不接受他們的供養，他們就覺得太沒面子，就會下不來台，老羞成怒的！」

德清說：「這可怎麼辦呢？我不是不肯接受，實在是守戒吃素了一輩子，不能破戒，煩你替我再多致歉道謝，說我心領了！」

滿洲人把話傳了過去，那喇嘛僧才明白，笑道：「既然如此，是我錯怪了！其實，大和尚也未免太迂，到了無素可吃之地，權宜吃葷又何妨？你們最敬重的禪宗六祖慧能，也曾遁跡於獵人隊中寄食呢！他不是也吃葷了幾年？若要拘小節，早就餓死了，還做什麼佛成什麼祖？」

德清聽了滿洲人翻譯，就說：「阿彌陀佛！六祖慧能和和尚雖因懼禍害而遁跡於獵人隊寄食，但是他並未吃肉，他心不存吃葷，他只吃肉邊菜！況且，他乃極不得已，我豈可以其不得已之事作爲我毀戒之藉口？我今又無六祖當年之災難，我更不可毀戒的。」

喇嘛僧笑道：「大和尚！此去入藏，路途越來越艱苦，冰天雪地，連草都不長，百里難逢一戶，這裏人人都吃獸肉，穿獸皮，你却何處得素菜來吃？」

德清道：「若都無素食，我只好吃冰雪罷！破戒就斷斷不能！」

喇嘛僧笑道：「大和尚這樣固執，只怕走不到半路就餓死了！哪裏到得了拉薩？還不如趁早回頭，回內地去吧！何必白送性命？」

（未完）



李炳南老居士

捨報往生

九七高齡猶講經說法

臨終勉弟子一心念佛

（台中消息）年近百歲仍然講經說法的李炳南老居士，於四月十三日清晨五時四十五分安詳歸西，在臨終之際，仍勉大家一心念佛。

李老居士籍貫山東濟南，生於民國前廿二年十二月七日，博研儒經，兼通內典，以梅光羲居士，得聞佛法，以是勤修內典，後赴靈巖山，皈依淨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師，嗣即專修淨業。抗日期間，隨孔奉祀官德成於重慶，公餘並助太虛大師弘法。勝利光復後，復隨奉祀官由京播遷來台，隻身寓居台中，公餘每週講述佛經，傳授儒學，數十年如一日，從未間斷，其間曾建立淨宗道場，開辦大專佛學講座，興辦醫療、養老、育幼、佛教雜誌等各種慈善文化事業，以及在中部各大專院校兼授國學、詩學，四十年來度化學儒、學佛士子，遍布海內外。李老居士近年來健康欠佳，但在今年三月初仍勉力講經，最後一次講經時曾開示說：法無定法，要在能「淨念相繼」即可。至三月中，偶感體力不繼，飲食尚正常，延至四月十三日晨，願行圓滿，在諸弟子念佛聲中右脅而臥，安詳西逝。



（又訊）李炳南居士治喪委員會已於當天在考試院長孔德成先生親臨主持下成立，決定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上午六時為助念時間。四月十五日上午移靈台中蓮社。四月十五

日下午起至十七日下午八時供諸弟子瞻仰遺容。四月十七日下午九時大殮。停靈台中蓮社四十九天，至五月卅一日止，六月一日上午九時由蓮社出發至大坑德明山莊舉行茶毘。六日八日上午十時在台中慈光圖書館公祭。遵囑敬辭奠儀輓章。

續明法師圓寂二十週年紀念徵文

延期收件啟事

本刊前期刊登，續明法師圓寂二十週年紀念徵文啟事諒邀青覽。茲以差別因緣，籌辦不及，決定延期收件。至五月底以前截止。來稿請惠寄「台北縣三峽鎮橫溪溪南里二二七—三號，佛教淨業林釋法振收」，港外來稿請加寫「TAIPEI, TAIWAN, R.O.C.」字樣，上期之地址亦有效。

續明法師圓寂二十週年紀念籌委會主任釋演培謹啟

「法言」創刊號出版 介紹佛教與現代文化

佛教法住學會出版之學術文化性刊物「法言」季刊，創刊號已經發行。在觀念上，「法言」為一創新性之佛教刊物，不祇形式新、風格新，而且在內容上，亦希望能成為一以佛教思想為主，但亦旁攝會通東西文化之寬容性刊物。一方面推動佛教思想之現代化，一方面探討人類文化之前途，反省現代人之處境。茲錄首期要目如下：

唐君毅（遺著，從未發表）：人的存在與中國文化；

霍韜晦：如寶觀——佛教哲學的性格

唐端正：荀學價值根源問題的探討

再橋一哉：原始佛教研究指南

梅原猛：海德格與佛教

譚松壽：玄奘法師論五種不翻（上）

其餘尚有精采雜文多篇。「法言」定價每期十二元，全年四十八元，免郵資，訂閱請向該會查詢。電話：三一三二七八八二、三一九六六三六八（下午後）。各大書局有售。

淨律寺結夏安居

（本刊訊）南投鹿谷鄉淨律寺，欲使十方僧眾致力修學精進辦道，特遵佛制，舉辦結夏安居。安居期間，四事供養，並禮請上普下行老法師，宣講「楞嚴經」；上道下海老法師，宣講「梵網經菩薩戒」；均蒙長老慈允，勝緣難逢。

古制結夏，始於四月十五，圓覺經云：「若經夏首，三月安居，當為

清淨菩薩止住。』十方行者，平常或忙於寺務、佛事，若能於此三月專務禪那，尅期進修不捨寸陰，聽法增益道心，以規儀律則自警，漸除習氣而自內證，則堪爲人天師範，諸佛讚嘆。

淨律寺爲一男衆道場，坐落於羣山環抱之中，霧靄氤氳，紫氣蒸騰，儼然靈山勝境，實爲一處清修之殊勝道場，凡專志修攝辦道者，皆可報名參加。寺址：南投鹿谷鄉初鄉村中村巷二七之二號。

護國清涼寺精進佛七

（本刊訊）台中太平鄉護國清涼寺報恩精進佛七即將舉行，須知事項如左：

一、日期：農曆三月廿三日至四月一日（國曆五月一日至五月九日）。

二、主七和尚：上煮下雲老和尚。

三、佛七期間供設消災延生及超度牌位。

欲參加者一律通信報名，請來函索取報名表。寺址：台中太平鄉長龍路中民巷四十一號

招考研究員啟事

本院爲培養大乘佛法的文教人才，特別設立研究中心，從事中國獨具的摩訶衍法乘工作；配

合時代的需要，發揚固有的精華，改革時下的流弊；促使佛陀世尊的般若圓覺功德，落實娑婆世界，饒益無邊衆生。

名額：男衆五名，女衆十名。自即日起，隨到隨考；除現場作文知見外，並行當場問難，符合經典標準者。

資格：

1. 碩士學位以上，或大學畢業於佛法文字有創作，修養已具初地至四地位者（檢具作品並經面試）。
 2. 男女研究員經三月的環境適用，必須剃染爲僧，終生身口意奉獻。
 3. 男女無婚姻關係，身心健康；男性已服兵役，無犯罪紀錄。
 4. 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下，無世俗嗜好及惡習者。
 5. 外國籍必具中文程度，稍具佛法知識，無有其他宗教信仰，已有者，必須放棄。待遇同於菩提寺常住。
- 要求有弘願，重奉獻（身口意），堪爲天人師範，以菩提薩埵之心爲依皈。教學內容以禪爲主，以教爲輔。
- 地點：台南關廟鄉千佛山菩提寺
佛陀學術研究院 謹啟

捐 款 鳴 謝

何澤霖居士	港幣2,000.00元
李城璧居士	港幣500.00元
朱琪珍居士	港幣560.00元
性仁法師	港幣350.00元
圓開法師	港幣100.00元
演培法師	港幣550.00元
鄭僧一居士	港幣360.00元
妙法寺	港幣6,100.80元
總計	港幣 10,520.80元

一六九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捐款項下撥入	港幣 10,520.80元
發行收入	港幣 4,986.00元
總 計	港幣 15,506.80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9,359.90元
稿 費	港幣 2,570.00元
郵 費	港幣 2,176.90元
什 費	港幣 1,400.00元
總 計	港幣 15,506.80元

內明雜誌社謹啟

出版人 內明雜誌社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咪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 Mile, Castle Peak Rd., Lamti, N.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Y., 10463, U.S.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upl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中山北路六段231號二樓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arch St., Manila, Philippines.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會誠祥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悟謙法師
The Husuan Tsang Buddhist Temple, P.O. Chowbaga,
Dist 24, Parganas, Calcutta-39, India.
香港 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佛經流通處
香港 灣仔道234號E2地下波文書局
香港 百德新街55號華納大廈五樓B香港佛學書局
九龍 金巴利道27號永利大廈二樓智源書局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五 七 一 六 五 四

佛元二五三〇中華民國七五年
五月一日出版

每册定價港幣陸元



△金剛座塔俯眺碧雲寺全景

